

朝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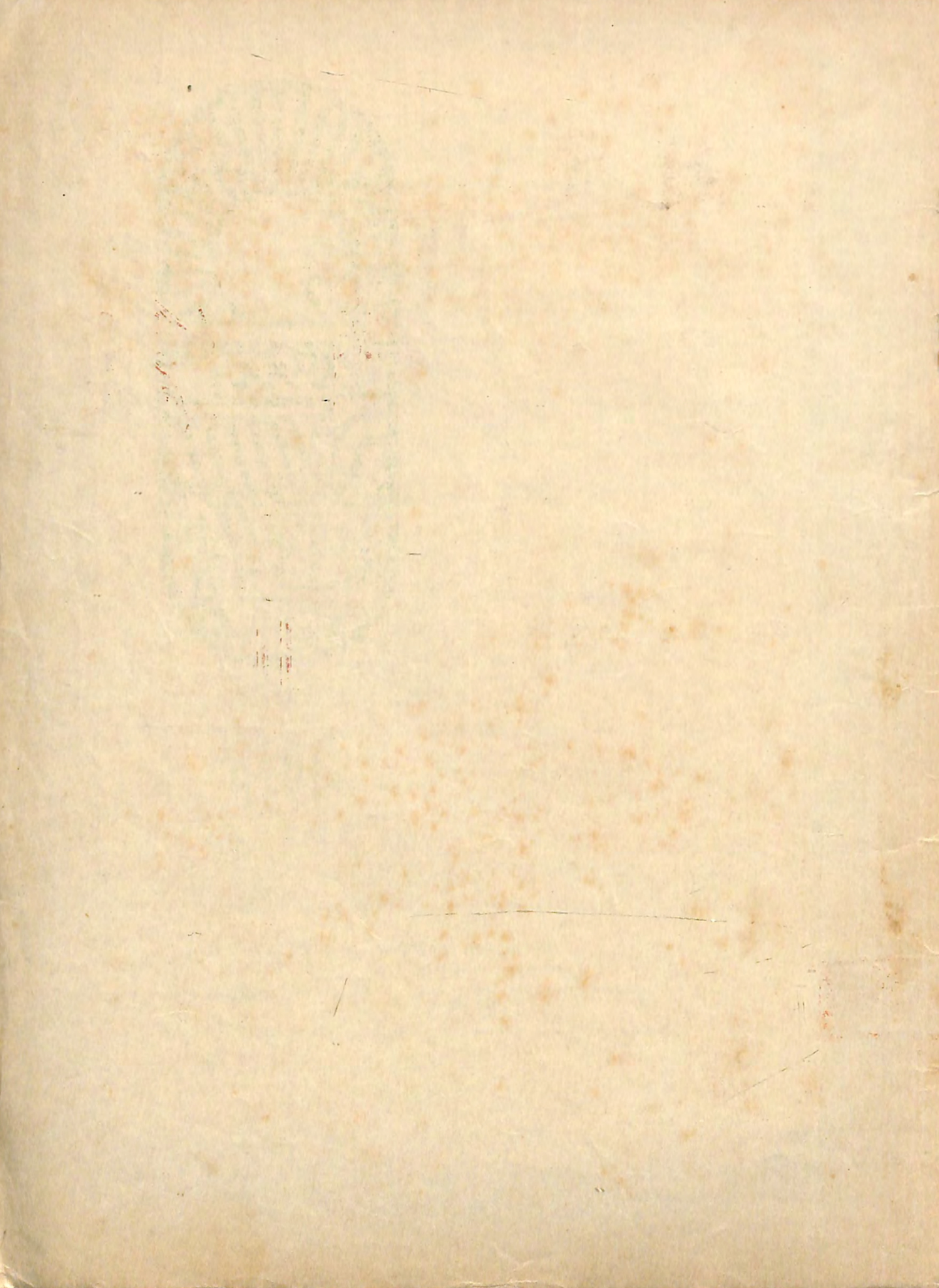
ZHAO

XIA

11

1975





朝霞

目 录

· 政治抒情诗 ·

- 向二〇〇〇进军·····李 瑛 (3)
长征新曲(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李小雨 (20)
公仆赞·····贾昭衡 (25)
老红军的征鞍·····李学鳌 (53)
鼓风机赞·····张敏贤 (56)
歌唱我们的时代·····芦 芒 (61)
闪光的日子(三首)·····张 廓 (68)

· 叙事诗 · 组诗 ·

- 凉山月琴·····张春文 (37)
第一线上(三首)·····孙绍振 刘登翰 (13)
水乡大寨(四首)·····宁 宇 (16)
农村生活诗抄(八首)·····沙元伟 (18)
追乡音·····徐 刚 (19)
出钢钟声(外一首)·····张伟强 (42)
会战歌·····孙友田 (43)
大 潮(外一首)·····姜金城 (44)
油 泉·····姚焕吉 (44)
海的回声·····袁 军 (45)
彩色的拷贝·····严祥炫 (46)
风 镐·····朱金晨 余冠雄 (47)
钻·····黄世益 (47)
寄长白山下的战友·····周银宝 (48)
金山行·····李根宝 (48)
好八连诗选(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任良才等 (22)
扫帚苗(外一首)·····钱 钢 (50)
战士和山·····干 戈 (52)
海上炊事员·····徐照瑞 (52)
开 山(外一首)·····何国梁 (57)

一九七五年
第十一期

诗歌专辑



- 写给母校的信(两首).....姚美芳 姚忠礼 (58)
磨 炼.....杨 冬 (59)
边寨喜讯.....欧来龙 (60)

· 民歌· 儿歌 ·

- 声声飞向红太阳(八首).....王 森 (29)
民歌选辑(十五首).....毛炳甫等 (30)
中华造船厂黑板报诗选(九首).....陈梦醒等 (32)
新五公社民歌选.....新五公社供稿 (36)
儿歌(六首).....曹阳路四小红小兵 郑荣华 (66)
向阳院里新事多(诗配画).....张乐平 张秋生 (67)

· 旧体诗词 ·

- 闽厦纪行杂诗选录.....陈旭麓 (80)

· 散文诗 ·

- 古炮台·新港湾.....李连泰 (62)
海 港.....金兮敏 (62)

· 歌 词 ·

- 《一代新人》大合唱歌词选(两首).....闻戈豪 (63)
站在哨所唱颂歌(外一首).....石 祥 刘 薇 (64)
我爱这沸腾的工地.....张东方 (65)

· 评论· 创作体会· 调查报告 ·

- 诗歌的韵律与投枪的锋芒.....司徒伟智 (70)
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下功夫.....陈祖言 (72)
努力战斗化、民族化、群众化.....成莫愁 (74)
漫谈民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关系.....高义龙 (76)
今日水乡变“诗乡” 公社一派新气象

.....中共新五公社党委
共青团上海市委团刊编辑组 (33)



向三三三进军



李 瑛

一

莽莽的河汉呵，
浩瀚的长空，
八千里云月呵，
九万颗银星，
今天，为什么引起
如此巨大的震动？
看它们一齐
屏住呼吸，睁大眼睛，
向我们旋转的地球，
不住惊异地了望，
不住凝神地倾听：
“呵，那里今天是什么日子？
看，风雪弥漫的山顶，
从哪里飘来
一朵红云，五颗金星？
呵，他们是谁？
有男有女，
任迷茫雪粒，
积满双肩；
任狂风扑打，

宽阔的前胸。
九颗火红的心，
在怦怦跳动；
九腔燃烧的热血，
在激剧地奔腾。
他们气宇轩昂地
屹立在万峰之上，
整个苍穹，都回响着
他们的脚步声！
呵，他们是谁？
今天竟有如此
无畏的胆魄，
做出了这样
惊天动地的事情！
使沉寂万古的天宇，
露出如此动人的笑容……”

二

呵，是我们！
八万万人民的代表，
我们骄傲的鹰！
看，我们的登山大军过来了，

红旗——

穿过风的嘴唇，冰的牙齿，
闯过雾的迷阵，雪的陷阱。
铁镐，唤醒了千重雪岭，
人声，点染得万里春浓！
看他们坚定的脚步，
看他们威严的身影，
这是一个何等坚强的集体呵，
这是一个何等雄壮的阵容！

他们

一腔腔热血，
裹颗颗包天胆呵，
一身体铁骨，
涌万丈豪情！
一个结组——
一群亲密的姐妹兄弟，
一个梯队——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巍巍珠穆朗玛呵，
谁说你是娇娆的仙女，
却为何
清晨，不见你梳妆？
傍晚，不见你整容？
不管是冬，是夏，
也不管是阴，是晴，
你总似万匹脱缰野马，
在高原上驰骋：
峥嵘的山岩是肌肉，
飞扬的雪粉是长鬃；
或者，你象千条飞龙，
在天宇里翻腾：
纷洒的雪片是鳞甲，
卷动的云涛是身形！
好呵，没有你，
怎能来衬托——
我们的时代，
我们时代的人民，

我们人民的英雄！
对于我们坚强的儿女——

你是长龙，
我们也要攀上你的角，
畅游苍穹；
你是烈马，
我们也要跨上你的背，
迎风驰骋！
呵，哪怕头上，孕育着
击天的雷火，
呵，哪怕脚下，埋伏着
裂地的险情；
战胜它——
一次次撼天的雷阵！
征服它——
一场场骇人的雪崩！

告别一座营地又一座营地，
登上一个高程又一个高程，
艰苦的运输组留在身后了，
这是他们——
运来的食物和燃料；
英勇的修路组留在身后了，
这是他们——
刨的台阶，插的路标，拉的索绳！
多少个难忘的高山之夜哟，
冰块幽蓝，
映着雪裹的帐篷；
一簇炉火，
象一朵通红的牡丹，
一点灯光，
象一颗垂天的小星；
火前，灯下，
认真地学习吧：
呵，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呵，怎样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如何继续深入批林批孔……

——这是营养我们生命的
真正的氧呵，
——这是真正的路标，
指引我们向峰顶攀登！

……现在，深夜几点钟？
峡谷——零下三十度的严寒，
高空——掀起十二级大风。
那触天的群山呢，
不见了，
只听迷茫的雪粒，
扑打着帐篷……
睡不着，起来吧，
起来看：
山还究竟怎样险，
风还究竟怎样凶，
这雪，这夜，
这嶙峋的巨石，
究竟还有多大本领，
在我们面前肆虐逞威！
起来，喝一杯桔子水，
整一整装具，
谈起北京——
北京呵，此时，
也许已经黎明：
阳光，正照亮
天安门金色的瓦顶，
烈士碑前，松枝
静静地闪耀，
广场上，红旗
正飘在万里晴空！
敬爱的毛主席
推开窗子，
在向我们遥望呵，
脸上露出
何等亲切、欣慰的笑容……
北京，离我们千里万里，
千里万里，都铺在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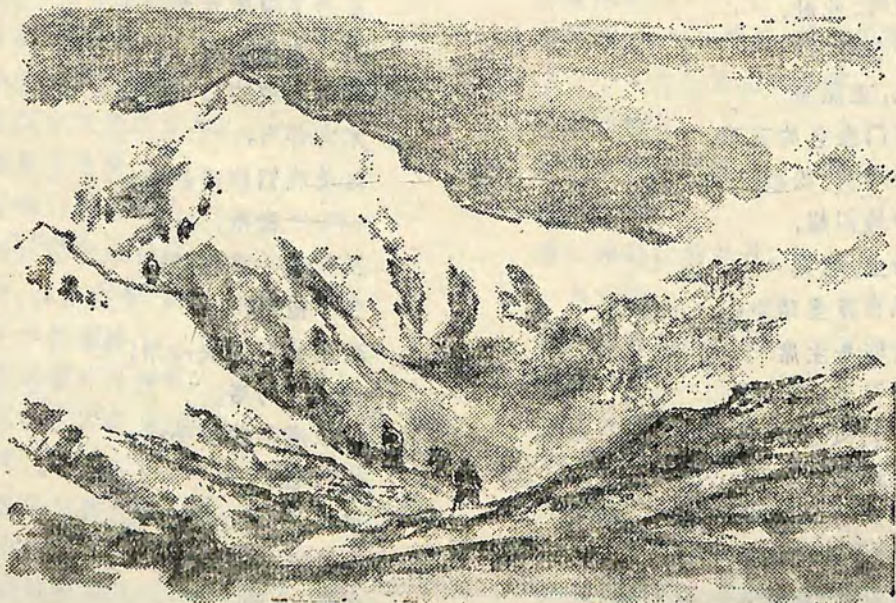
向大本营报告吧：
我们开完了党的小组会，
准备出发，继续攀登！

注意！面前，
又悬起朵朵云烟、雪雾，
注意！脚下，
又一道冰的陡坡，冰的裂缝；
面对着危岩风雪路，
呵，实在，实在掩不住
心头的悲痛——
黎明时还跋涉在身边的战友，
此刻，却再不见他的音容；
为了革命，为了胜利，
他滑坠了，他牺牲了，
只留下背包，冰镐，
坚定的誓言，壮丽的理想，
还有他沙哑但却深切的叮咛……
没有黑纱，
缠上我们的左臂，
但见身边，
静立着无数素洁的雪峰！
峥嵘的峻岭哟，
显示了他的意志；
起伏的山峦呵，
回荡着他的心声！
党支部呵，
这是我们的请战书，
——一张纸，
压低那千重雪岭！
党小组呵，
这是我们的决心书，
——一句话，
恰似滚动的雷鸣！
战胜它——
雪墙，断层，
跨过它——
冰塔，冰洞。

越过了天堑“北坳”，
再攀上“第二台阶”的梯顶，
此时呵，我们知道：
毛主席，在我们身边，
祖国呵，在我们心中。
看，多少个高山观测点，
多少架高倍望远镜，
正一齐向我们遥望，
那是八亿双殷切的眼睛呵，
在看着她的儿女迈出每一步，
象看着我们祖国，
怎样战胜了过去的艰苦，
又怎样迎来灿烂的黎明！

莫说这里只有冰和雪吧，
莫说这里只有云和风，
也莫说这里只有从泥沙岩石中
埋藏的螺蛳、贝影，
才感到你亿万年前升沉的古海，
波涛飞卷，电闪雷鸣；
也莫说这里太寒冷，太寂静，
一如洪荒的远古，
也许时间

从不曾在这儿流动……
而此刻，看呵，
八亿颗火热的心，
为我们相送；
八亿双热情的手，
扶我们攀登！
快拉起缺氧晕倒的战友，
快抓住冰坡滑倒的弟兄。
“你，吸几口吧，
这氧气，为了革命！”
“不！我能坚持，
留下它，给别的同志，
准备好，突击顶峰！”
小小的结绳呵，
传达着一句共同的语言：
“坚持，呵，坚持！”
不同的心脏，
却跳着一个共同的心声：
“必胜，呵，我们必胜！”
团团压顶的乱云，
任你翻卷吧！
漫空飞扬的风雪，
任你嘶鸣！



我们——
红旗，在前面，
冰镐，在手上，
信念，在心里，
勇气，在胸中；
看“死亡线”上，
屹立起个个
何等无畏的生命！
这是真正的战士呵，
这是真正的英雄！
看他们：
一寸——一寸——，
一步——一步——，
终于，终于攀上了——
顶峰！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欢呼，响彻天宇，
幸福的泪水，
模糊了每个人的眼睛……
多少永生难忘的日子，
多少千难万险的征程，
此刻，都一齐化成了
阵阵雷鸣！

呵，我的小小的心脏，
你莫要激烈地跳动；
我的发热的双眼，
你莫要喜泪纵横！
快！快打开报话机，
向亲爱的党报告喜讯：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十四时三十分，
我们全部胜利地
从北坡登上了地球最高峰！”
电波，驰过叠嶂重岭，
一声声，一句句，
让喜讯传遍万里晴空！

这巨大的喜讯呵，
字字凝着坚冰雪粒，
字字却又燃着如火的豪情；
眼前这万顷冰山雪海呀，
顷刻间，
怕不要被它烤得
雪化冰溶！
胜利了！呵，胜利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
伟大的党，
我们无畏的人民，
我们钢铸铁打的英雄……
快，快展开五星红旗，
让它来映透天宇；
快，快竖起红色觐标，
好来绘下祖国的姿容；
快，快采集冰雪样品，岩石标本，
让大自然回答我们的问讯；
快，快拨开山巅积雪，
让我们选一颗光洁的石子，带回北京；
现在，且把它揣进怀里，
回去献给敬爱的毛主席——
这是您的革命路线的
伟大胜利和光荣！

站在这千水之源，万山之顶，
看呵，地从这里起，天从这里升，
星球在我们脚下旋转，
日月在我们肩头运行；
那万古不息的星斗呵，
在胸前闪烁，
似颗颗钮扣；
那绚丽多彩的云霞呵，
在身边舒卷，
象重重帟屏！
观沧海，横流天际浪无尽，
望万山，嶙峋陡峭浴长风！
脚下，五大洲

——五片沸腾的大陆：
无论是针叶树或阔叶树
覆盖的土地，
也无论是黄色的或蓝色的河水
拍抚的土地，
同样都是：
尘土飞扬，
硝烟弥漫，
热气蒸腾！
战斗的人民呵，
握钢枪，挽长弓；
娇娆的河山呵，
几处阴，几处晴；
革命，到处都在
胜利地前进，
看帝、修、反，
失魂落魄，胆战心惊！
呵，多么好，
这伟大年代的壮丽风景！

在我们伟大祖国，
条条大道上，车轮飞转，
道道江河里，风满帆篷；
那滔滔黄河呵，
象一条翠带，一条大路，
那巍巍长城呵，
似一柄利剑，一架长弓！
江南，一千条小溪，
在脚下喧闹；
塞北，一万缕炊烟，
在袅袅飘升……
满眼是春风化雨，
遍地是柳绿桃红！
呵，何等绚烂的景色！
呵，何等豪迈的人生！
我们，
经过数不尽的
惊天动地的战斗，

今天，今天呵，
我们更深地——
理解了生活，
理解了革命，
理解了斗争！
世界呵，请到珠穆朗玛峰顶
来认识我们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面容，
——伟大中国人民的面容……

三

今天，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了，
脱下冰爪，解开胸绳，
接受吧——
这青稞酒，
这酥油茶，
这人民给予的光荣！
此刻呵，我更听见，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
——我们的大本营
正发出号召，
进军的鼓，震动大地，
冲锋的号，激荡长空！
面对着年轻的世界，
敬爱的毛主席，
正披风沐雨，
率领我们八万万
马列主义武装的红闯将呵，
进行着无畏的攀登，
战斗，唤醒了我们的生活，
理想，铺出了灿烂的前程。
看他们，朝气蓬勃，英姿飒爽，
看他们，你追我赶，分秒必争！
这是一次何等伟大的进军呵！
在历史的重峦叠岭间，
在升沉的大陆上，
在迷茫的风雪中，

我们的老祖先，
曾徘徊了多少世纪，
如今，我们才开始——
真正的出征！

要问我们的去处吗？
呵，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目标；
要问我们的来路吗？
请写上无产阶级的姓名！
呵，铁锤，镰刀，钢枪，
——紧握手中的武器！
呵，昨天，今天，明天，
——永远不息的攀登！
我们穿着草鞋的脚板，
曾踏低雪山；
我们进军路上的帐篷，
更高过山峰！
看呵，日日夜夜，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在车间，在田头，在军营，
多少双沾满油渍和泥土的大手
在书写：
“象马克思教导的那样，
继续革命！”
多少副朝气蓬勃的大脑
在思考：
“怎样加强对资产阶级的
全面专政？”
必须，必须翻过——
资产阶级法权的“雪墙”，
必须，必须渡过——
三大差别的“冰缝”。
大地上，
政治夜校的灯光，
照耀着一座又一座高山营地；
理论队伍的脚步，
踏伏阵阵风暴，滚滚雷霆！
他们——

世代的老工人呵，
世代的老贫农，
解放前，谁曾有过
自己的姓名？
而今，他们手捧着
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书，
在大学讲台上讲解：
“奴隶们创造历史”，
在《人民日报》上讨论：
“怎样坚持继续革命？”
沸腾的水乡呵，
战斗的山城——
每架犁铧在争相呼喊：
“跨‘黄河’，过‘长江’，
去俯瞰那‘山外美景’！”
每面红旗在争相誓师：
“超指标，破定额，
要凌空飞升！”
那汗水浸透的曲曲战歌，
响彻千座大坝，万条田埂；
那热情注满的声声号子，
震荡着无边沃野，莽莽群峰！
那远接无际的，
是我们的棉田，
那耸入云霄的，
是我们的油井！
我们矿山上的天轮，
和棉纺厂的纱锭
竞相旋转；
我们闪光的铁轨，
和超高压输电线
一齐绷紧神经！
多么可爱呵——
从工地上起重机的巨臂，
到实验室电子仪器上的小小螺钉，
从生产队长的闪光的锨板，
到大坝上“合龙”夜战的不灭的风灯，
哈！风声，浪声，

歌声，鼓声，
热气腾腾的千军万马呵，
哪条战线，不都在
争向新的高地，攀登！攀登！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呀，
祖国，曾经是——

五千年疮痍满目，
而今，却——
繁花似锦，万木葱茏！

是的，昨天，
我们的父兄，
已踏烂三座大山；
今天，看他们呵，
宝刀不卷，战旗更红！
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我们来做；
前人未竟的事业，
我们担承！

历史呵，
请用严格的标准检定我们吧，
——我们肺叶的每一次呼吸，
——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感谢你，赋予我们的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看我们怎样：
在战斗岗位上，
一天要等于三天那样的
度过一生！

我们怎能忘记革命先辈：
巴黎公社街垒的弹洞，
涅瓦河上隆隆的炮声；
我们怎能忘记大风雪的年代：
祖国，风卷红旗，雪打长缨！
草地上还留着——
篝火的灰烬，
雪山上仍印着——
闪光的脚踪；

我们怎能忘记革命先烈：
牺牲前最后的呼喊，
呵，该怎样回答他们那
如火的真情！
伟大的革命呀，不屈的斗争，
对于我们，
是多么艰辛，
却又是何等的幸福和光荣！

是的，生活呵，决不是什么
花香鸟语，平湖秋月，
我们却更爱那
风雷激荡，大海奔腾！
我们知道——
在通向未来的大道上，
还有多少“天险”，
待我们飞越；
还有多少“高峰”，
要我们攀登！
哪管你“高寒缺氧”，
哪管你“冰川纵横”
又是“乱云”，又是“风暴”，
又是“峭壁”，又是“雪崩”……
敬爱的党呵，
请相信我们吧！
塞外风雪，
曾凝满我们的枪刀，
黄河波涛，
曾拍击我们的前胸；
此刻，我们——
鞋带，已经系紧！
冰镐，牢握手中！
我们面前，
哪怕还有多少个“二万五千里”，
我们也要跟随毛主席，
再越“娄山关”，
再渡“金沙江”，
再破“腊子口”……

用胜利，迎接新的长征！

呵，那是谁——
望着巍巍高山，
目瞪口呆，
对着滚滚乱云，
胆颤心惊；
那是谁——
匍匐在山脚下
长吁短叹，
飘落一片树叶，
也吓得错乱了神经；
呵，有人在用爵士乐，
伴奏国际歌；
用锤头镰刀的旗帜，
遮着酒绿灯红！
喂！你们剔完牙齿
想跳场摇摆舞吗？
滚开！这里没有——
天鹅绒的地毯，
绿油油的草坪！
我们生来，
就是为革命斩关夺卡，
随时准备去战雨斗风！

看我们浩浩荡荡的
各路兵马呀，
战旗，鼓角，
枪林，红缨，
沿着马克思——列宁——毛主席
标定的路线，不息地前进，
我们每一步——
都在书写一页新历史，
我们每一天——
都在登上一个新高程。
不要看妇产医院的产房里，
洁白的软褥里躺着的是
多么幼小的生命，

但，只要历史召唤，
再斗它个千年万年，
他们也会立即挺胸昂首，
一声“到”，
前赴后继，继续攀登！

四

看我们的队伍呵！
——战旗下，
八万万意气风发的面容；
——风雪中，
八万万你追我赶的身影！
呵，一阵阵——
呵，一片片——
红旗飘动，
凯歌飞升；
林海的翠绿呀，稻浪的金黄，
棉纱的雪白呀，钢水的嫣红……
问历史时钟的指针，
可曾见过人间，中国大地上，
如此动人的情景？
问淘尽星月的天河水，
可曾见过今天，中国大地上，
战斗着多少强大的生命？
真该千歌万颂，
我们美妙的地球，
真该万颂千歌，
我们地球上最壮丽的高峰！
我们——
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无敌的真理，
凭一颗红心，一身铁骨，一腔豪情，
我们光荣地领取了
一份无产者纯洁的血，
就让它激荡，让它燃烧，让它沸腾！
多么自豪呵！
我们能把它献给人类，

让它去推动历史的引擎！
是的，我知道，
莽莽的珠穆朗玛，
永远属于——
骄傲的勇士，
战斗的青春，
不屈的意志，
无畏的生命！
因此，才献给他峰顶上那：
最早的一道霞光，
最后的一颗晨星，
雪线上，红艳艳的雪莲花，
以及那搏击云海的山鹰……

今天，我们的代表，
登上了地球的峰顶，
明天，我们如火的红旗，
将插遍祖国各条战线的

万仞群峰！
此刻，请允许我
站在这世界屋脊上
高声朗诵：
“无限风光在险峰”！
莽莽的河汉呵，
浩瀚的长空，
八千里云月呵，
九万颗银星，
为我们欢呼吧！
欢呼我们这无敌的大军——
向一九八〇年，
向二〇〇〇年前进的
伟大的战斗，
以及必将赢得的
伟大的胜利，
和我们更加伟大的
新的出征！

(上接 61 页)

直冲云霄！
啊！啊！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光芒万丈照——
象真理的太阳，
喷薄在东方。
——这一面伟大的红旗啊！
千秋万代
扛得牢
举得高！
把我们的天地，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乐园，
照耀得更加辉煌……！
我们攀登
时代的脚手架，
象大寨英雄、大庆铁人那样，
屹立在
反修防修的战斗前哨，
握紧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朝着世界革命的伟大目标，
用青春热血
书写胜利捷报！



第一线上

孙绍振 刘登翰

在公社党委会

窗外，夜色正浓，
——满天湿雪飘；
窗里，炉火正红
——心头春意闹。

学理论，鼓干劲，
战斗计划正起草；
新书记，成竹在胸，
——拿“望天田”开头刀。

“好！”老常委，猛站起，
兴奋得把椅子都带倒；
“好！”女委员，甩辫梢，
忍不住从心里往外笑。

云海渡槽，银渠隧道，
“老水利”把蓝图往外掏；
兵马未行，先备粮草，
“小会计”忙把预算造。

旱死蛤蟆的坡，
要叫它十里蛙鼓闹；
瘦死耗子的山，
要让它漫岭稻香飘。

突然间，门撞开，
哦，东方已拂晓；

涌进来，人一伙，
嗨，风也带着笑。

——多少民工？多少石料？
拍拍胸，咱们大队包！
——涵洞几座！石灰几窑？
撸起袖，可别把咱拉掉！

女子开山班交来一份报告：
——定向爆破，快快批炸药！
青年突击队送上一张战表：
——扎寨山垅，今天就报到！

“不伏老”门口跺脚：
“谁老？谁老？——你队长挡不了！”
“儿童团”脚尖踮高：
“还小！还小！——比‘小冬子’大多
少！”

一声声，都为了人造平原，
绿茵茵，想想心也跳；
一句句，都为了十年规划，
响当当，要打响第一炮。

一声更比一声高，
会议室好比八月闹海潮；
一句更比一句豪，
委员们忍不住直叫好！

“好！”老常委，拇指翘，

——团结胜利比咱雄心高；
“好！”女委员，擦眼角，
——大千快上比咱动得早。

“老水利”，煞煞腰带，
指窗外，已经干开了；
新书记，甩掉棉袄，
操起镐，带头往外跑。

漫天雪，纷纷瑞雪飘，
谁不说，今年春光早，
且听这：满山野——
 嘀嘀哒、嘀嘀哒，吹着冲锋号，
 轰隆隆、轰隆隆，响着开山炮……

在改河工地上

会战工地过除夕，
哪顾得年夜焰火迎春归；
流星锤，甩出满天爆竹脆，
梅花桩，绽开万朵报春蕾。

三十里改河工地上，
开山炮，阵阵战鼓心中催；
两千名治水新愚公，
铁臂挥，豪情化作捷报飞。

几千年放浪不羁的野马河，
来来来，看咱给你铺个新床位；
三万亩只长菅草的河滩地，
嘀嘀嗒，今秋要你风吹金谷穗。



雪漫漫，胸中自有暖气吹，
风飏飏，正好给咱来助威，
铺开公社新画卷，
锦山秀水，一寸寸咱们重描绘。

野马河啊，你睁开眼，
看看今日来的是谁？
——大寨英雄的同代人，
 红色愚公的新一辈！

扁担闪，穿梭好似龙戏水，
大山颓，让出良田镶翡翠。
九曲十弯的野马河啊，
摆平拉直，一声声咱来指挥！

热腾腾，辞岁何须焰火飞，
闹嚷嚷，迎春哪用花千蕾，
团结胜利，东风鼓起浪千叠，
大千快上，夯歌汇成惊天雷！

激战工地情如沸，
红旗映雪战歌飞，
且看这：工地伸延，灯火更灿，
春光跟着咱们脚步追！

在火线指挥部

开山炮，直震得
竹棚象小船在浪里飘；
汇报会，直开到
满屋象大海涨春潮。

多少雄心，多少计划，
——趁休息，各路英雄会知交；
多少喜讯，多少战报，
——数不清，心花万朵迎春爆。

嘘——别吵！别吵！
倚着椅背——他睡了；
喂——棉袄！棉袄！
给他披上——快披好。

三天三夜——没歇脚，
南岭北岭——云里绕；
铁打的小伙，金铸的骨头，
上海来的知青呢，良种出壮苗。

哪一岭开茶园，哪一岭改水稻，
他一岭一岭踏平了多少坎坷道；
修几条水渠，架几座渡槽，
他一寸一寸拿心去先量好。

匿鹿的树丛，藏虎的茅蒿，
把他的衣服挂破了角；
云里的山泉，月下的飞瀑，
给他豪情添多少！

十年规划，百年大计，
他访问了多少老和少；
踏破青山，量遍云天，
越干他雄心越是高。

看，睡得多好，枕着挎包，
——脸上还挂着笑；
听，书记下令：“转移会场”，
——好让他睡个饱！

轻轻，轻轻，
大伙儿踮着脚尖憋住笑；
悄悄，悄悄，
叫小王把马灯给熄掉。

该死的小王，
把椅子倚绊倒。
——醒了，醒了，
看他揉着眼睛还带笑：

——咳呀，小睡片刻，
到公元二千年去了一遭，
那光景，真是太美妙，
快加油，蓝图还要重新描……

插秧机

倪平

自古插秧要弯腰，
一步一移用手描。
惯于手工非良法，
纵是辛劳效不高。
如今插秧用机器，
咔嚓一声一行稻。
繁星群灯伴机手，
绿满大地旭日照。



水乡大寨

宁
宇



三月插秧

布谷、布谷……

布谷鸟，声声唱，
一犁春雨插秧忙；
柳吐绿，桃绽红，
秧担穿梭雁成行。

布谷、布谷……

微风细雨小红旗，
机声突突老农喜；
犁破镜面穿烟雨，
姑娘坐上插秧机。

布谷、布谷……

面对黄泥背朝天，
弯腰曲背几千年；
如今机器铺绿毯，

一曲绿遍万亩田。

布谷、布谷……

布谷鸟，展翅飞，
插秧不用你来催。
农业实现机械化，
节令社员来指挥……

队委田

队委田，
种在大田间，
挺拔的稻叶象绿剑，
黄金的稻穗沉甸甸，
一块木牌插田头：
学习大寨，亩超一千！

开罢春耕动员会，
队委踏雨早下田，
犁尖犁开春三月，
嫩秧染绿半边天。
新品种、新措施……
黄水泥浆洗老茧。

出工前后勤管理，
多一份汗水洒在队委田，
裹彩霞，穿巡绿涛试农药，
火烧天，披星排灌测深浅……
施肥催浆，嫁接品种，
队委会开在田埂边。

队委田，
种在社员心坎间。
挺拔的稻叶在召唤，
黄金的稻穗铺心田，
一块木牌展红旗：

干部带头，天外有天！

让田排水

大雨哗哗，
大田涝啦……

公社万亩田，
顷刻水吞下，
茫茫连天白，
稻叶卷水花。

队里排干水，
邻队地势洼，
水拍黄泥埂，
社员心急煞；

大雨哗哗，
大田涝啦……

公社红旗下，
阡陌连万家，
队长下命令：
让田把沟挖。

——邻队众社员，
前来夺锹把；
——“都是一家人！”
话出霹雳炸。

大雨哗哗，
大田涝啦……

引来邻队水，
穿田过水闸，
排到大河里，
机泵笑哈哈。

洼地碧碧绿，
稻叶又挺拔；
两队社员手，
茧花碰茧花……

大雨哗哗，
大田干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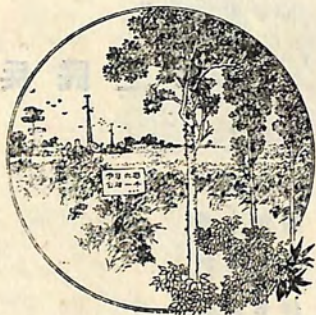
水上民兵

绿色苇墙，
绿色水巷，
绿色堤埝，
绿色湖港……
叶叶飞舟，
出没在绿色的战场。
象支支水箭，
编织水中罗网。
苇丛中露出，
仇恨的枪口；
荷叶下闪烁，
愤怒的目光。
江河湖泊，
藏轰天惊雷；
碧水清波，
埋炽热岩浆！

水里钻，
火里闯。
雨雪风霜，
漂白衣裳；
鸣雷闪电，
灌满枪膛。
哪怕它，
水上来，天上降，
逃不脱擒龙手、伏虎将！
呵，江南水乡，

处处都有，
——“白洋淀”；
队队都是，
——“沙家浜”！

农村生活诗抄



沙
元
伟

采 药

手提银锄爬山巅，
脚踩白云头顶天。
风吹雨打日晒苦，
尝遍百草心头甜。

露天电影

万头攒动麦场中，
观看冬子小英雄。
月落二更场散后，
归途齐唱“映山红”。

引 江 闸

江淮平原绿无边，
引江闸上望远天。
引来三峡五湖水，
流遍千村万亩田。

运 粪 船

不等顺风不等潮，
渡江合力把橹摇。
夏收夏种急如火，
今夜赶回运河桥。

夜 航

船船化肥白如银，
片片布帆驾风行。
夜深水阔秋风急，
一串灯火似流星。

储 蓄

年年亩产超千斤，
户户结算有余盈。
社会主义建大厦，
一砖一瓦一颗心。

政治夜校

满天明月满天星，
政治夜校灯火明。

马列句句传真理，
甘露滴滴润红心。

大寨种

能顶八级风，
能抗三尺冻。
千斤麦和稻，
都是大寨种。

乡音里：谷如金，棉如银，
花生喷喷香，芦粟甜津津……

穿着草鞋上大学，
镰刀伴我走北京；
常有乡音绕耳边，
问我：几时毕业回乡村？

回乡村呵，鹁鸪声声催开镰，
麦海之中听乡音；
乡音为何不一般？
乡音为何难分明？

(题图：范生福)

追

乡

音



徐

刚

向前走呵追乡音，
不见镰刀闪，不闻磨刀声；
向前走呵追乡音，
收割机铺下万担金！

机声笑语汇乡音，
乡音里海岛变年青！
机械化道路党开辟哟，
共产主义的前程党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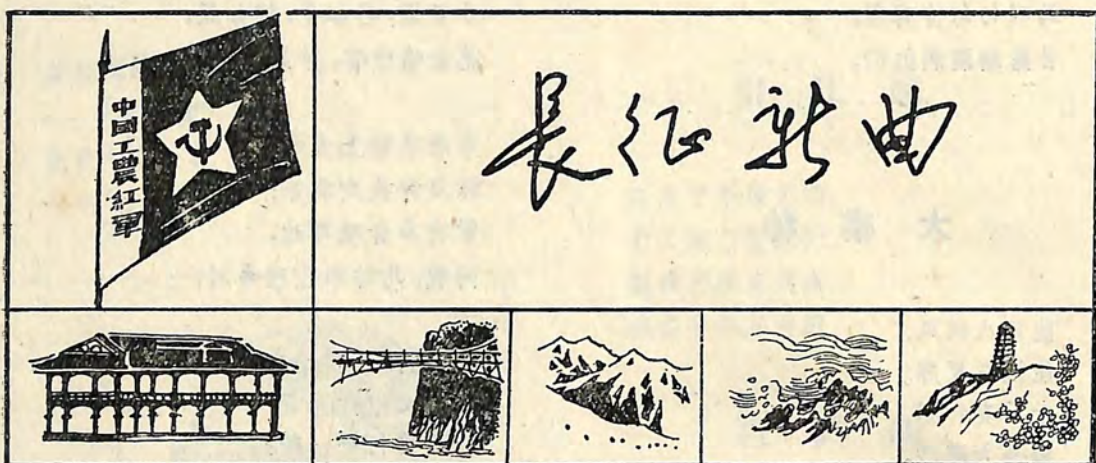
呵！乡音里闪过一幅画，
乡音里一字重千钧——
多少辈，脸朝黄土背朝天，
今日里，驾机望明天，满目是远景……

追乡音呵步不停，
我是公社一新兵……

几回回，梦里听乡音，
乡音中，有一幅好图景——
一轮明月照大海，
满海月色满海银。

当年啊，东海之滨磨镰刀，
乡音撒进浪千层；





李 小 雨

放声歌唱吧，大渡河的波涛，
 有谁比你更理解斗争的含意？
 今天呵，你那每朵浪花，
 仍映着当年纷飞的弹雨。
 纵情欢呼吧，夹金山的雪峰，
 有谁比你更难忘记闪光的足迹？
 今天呵，你的每块岩石，
 都印着当年翻飞的马蹄！
 二万五千里，一路战斗，一路高歌，
 二万五千里，英勇奋战，前赴后继；
 铁流，象怒涛，
 冲刷着旧中国的大地，
 铁流，象烈火，
 烧红一个崭新的世纪！

我歌唱你呵，光荣的遵义城，
 红日照五洲，红霞映万里，
 毛主席掌舵指航程，
 我们才有了胜利接胜利！
 滔滔赤水呵，巍巍雄关，
 莽莽雪山呵，漠漠草地，
 纵然脚下有裂岸的惊涛，
 头上有弥天的暴雨，

但红旗，红旗闪着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
 红星，红星指引着
 革命战争的胜利！
 粉碎它，敌人的围追堵截，
 战胜它，机会主义的阴谋诡计，
 团结战斗向北行啊，
 跟着红旗跟着党，
 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

我英勇的先辈呵，
 可记得乌江的硝烟，泸定的火光？
 我年轻的战友呵，
 可听见烈士的喊声，呼啸的红旗？
 峥嵘岁月四十年，
 枪声何曾停，篝火何曾熄？
 铁索桥上，勇士们仍在冲锋呵，
 腊子口上，英雄们还在杀敌，
 晨曦中，出征的号角在频频召唤，
 月光下，战斗的硝烟仍阵阵腾起……
 青纱帐的大刀呵，
 横渡长江的风帆，
 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呵，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
呵，新的万里长征还只刚刚开始，
我们面前仍是烽火连天的阵地。
对资产阶级还需要“挖上三道堑壕”，
对修正主义，我们还要永远出击。
此刻，战友们，让我们跑步集结，
一声“到”，快跨入长征新的序列里。

今天，我看见
长征路上的篝火已化作闪闪的灯盏，
点亮在多少哨所，多少营区！
灯下战士们正在攻读马列，
——解剖着“商品”、“货币”、“资本主义”……

就象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
研究怎样消灭顽敌！
灯下，老军长正在写着读书笔记，
眼前升起延安宝塔山的晨曦……
明天，他将扛起铁锹，扛起背包，
到干校去，到连队去，
去做一颗长征路上的石子，
填平三大差别的沟壑，
铺筑共产主义大厦的地基！

呵，柏油路上，老政委脚蹬草鞋，

又踏过千里万里，
呵，霓虹灯下，新战士飞针走线，
又缝缀多少征衣！
身经百战的老前辈，
依然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呵，
朝气蓬勃的新一代，
同样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气！
请雄关险道检验我们的意志吧，
任汗水雨水洗白我们的军衣。
新的伟大的战斗已经开始，
让我们肩并肩，臂挽臂，
冲上前去，
冲上前去！
再闯过数不尽的“险滩”、“暗礁”，
再翻过接天的“雪山”、“草地”，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
踏着红军洒下的血滴，
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拼命精神，
去跨越新的二万五千里！
让全世界都来倾听吧，
那撼天震地的脚步声，
那历史决战的激越鼓点，
就是我们——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新的梯队，
在谱写更加壮丽的进军曲！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好八连诗选

开场白

灯火明，笑颜开，
纪念会上赛诗来。
歌唱长征胜利曲，
那位同志先上台？

党的光辉映天红

战士 任良才

霹雳一声天地动，
霞光穿透云千重。
一杆大旗崛起，
党的光辉映天红！
遵义城头红日升，
万里长征缚苍龙，
劈风斩浪向前进，
迎来神州展新容。

赞老红军的草鞋

指导员 戴大喜

每当我穿上了草鞋，
就想起了红军的模样，
伟大的万里长征，
草鞋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高耸入云的雪山，
红军穿着草鞋勇登上，
荒无人烟的草地，
红军穿着草鞋向前闯。
草鞋啊，
多少红军战士穿着你，
千山万水无阻挡，
草鞋啊，多少次战斗穿着你，
南征北战凯歌扬，
你是红军战士的好伙伴，
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穿着你，
南京路上战风雨，
艰苦奋斗大发扬，

新的长征不停步，
继续革命斗志昂，
脚穿草鞋干革命，
光荣传统永远记心上。

苦 与 甜

七班战士

野菜苦，
清水一锅煮。
长征岁月万般难；
历经艰辛二万五。
多少拦路虎！

野菜甜，
红军不怕难。
谁说革命苦又苦，
真理在胸有甘泉。
奋斗永向前！

老红军战士来咱连

四班战士

心儿怦怦跳，
脸儿微微笑。
老红军战士来咱连，
咱一蹦三尺高。
他看咱们穿草鞋，
一个劲儿点头一个劲儿笑。
他打开咱们针线包，
飞针走线把咱教。
纸糊的信封他仔细瞧，
无限喜悦挂眉梢。
他大手一举把话表
声如洪钟语如潮：
“草鞋、信封、针线包，

是咱军队三件宝。
长征精神代代传，
咱这老兵睡梦里面也要笑！”
老红军战士一席话，
说得咱心里似火燎；
咱决心：
红军的传统刻心里，
万里长征从头跑。
住高楼，忆雪山，
过马路，想草地。
牢牢接过红军的旗，
加强战备把国保。
老红军听罢哈哈笑，
笑语战歌满营飘。

长 征 路 上

战士 蔡太志

万里长征路，
战旗拍云天。
毛主席掌舵指航向，
强劲的东风鼓征帆！
红军的旗凌空舞，
红军的枪扛在肩，
咱们是红军的新一代，
长征路上永向前。
跨江河、越峰峦，
千难万险只等闲，
沿着红军脚印走，
要让那共产主义早实现！



接好革命班

战士 竺国华

脚穿红军鞋，
心潮逐浪翻，
踏上新征途，
接好革命班。

雪地练兵

排长 徐祥

冲击前进——白雾腾腾，
翻越障碍——雪团凌空，
看不清张张脸庞，
看不清个人影，
只看见把把刺刀，
只看见颗颗红星！
我们雪地练兵！
我们满腔豪情！
想红军，当年长征，
爬雪山，气贯长虹，
革命的火种心头燃，
能化千尺雪，能溶百丈冰！

学红军，忆传统，
斗风雪，向前冲，
看：
眉毛上，
雪珠滚动，
肩膀上，
雪化了几层？
阵阵杀声，
杀声阵阵，
象春雷，震撼了长空！

山

理论小组

山！
大雪山，
风似利刃雪似剑，
老鹰想翻山，
翅膀折两半。
红军抗日不怕难，
束紧绑腿往上攀！
一霎眼，
红星嵌在白云间。

山！
理论山！
革命真理金灿灿。



打开马列书，
暖流涌心间。
想起红军爬雪山，
文化再低不怕难！
齐学习，
反修防修同心干！

四海为家干革命

朱曙生

红军传统记心中，
限制法权当尖兵。
三大差别要缩小，
四海为家干革命。



公仆赞

贾 昭 衡

没有半点精巧的雕琢，
没有丝毫华美的装扮，
啊，
公仆，
多么崇高的称号！
多么亲切的呼喊！
听到你，
多少人扬起感情的波澜；
看到你，
多少人流过思绪的画卷；
想到你，
多少人涌出赞美的诗篇。

—

你，
诞生在暴风雨的年代，
诞生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啊，
赋予你不息的生命，火红的肝胆。
你每滴血液，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奔腾翻卷；
你每根神经，
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触共感。
你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
纸老虎，魂飞魄散，

寄生虫，心惊肉颤。
它们的魔爪同举起一把屠刀，
恶狠狠对付你的造反。
霎时，乌云漫漫，阴风惨惨，
胆小鬼，躲进避风港偷安；
投机者，戴上叭儿狗的项链。
而你啊，
百折不弯，一往无前！
炮火中，高举巴黎公社战旗，
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硝烟里，引来十月革命的曙光，
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啊，
风狂雨猛，雷鸣电闪，
引爆中国大地万座火山。
你，汇集千军万马，
铸镰为剑，向旧制度勇猛宣战！
饱历艰辛的岁月啊，
你留下的脚印，
变为眼眼金泉，水清味甜；
你滴下的热汗，
汇成阵阵春雨，滋润人间；
你洒下的鲜血，
化为朵朵红云，绚丽璀璨。
踩在你脚下的是
堕地的皇冠，坍塌的宫殿……



二

啊，公仆，
面对成阵的红旗，
你想得更多，想得更远：
新的征途，
该怎样迈步？
新的考题，
该怎样答卷？！

多少回，烛光闪跳，
你翻开《法兰西内战》，
聘请先驱者
——巴黎公社委员讲述，
怎样牢记公社社员嘱托，
颁布防止特权的法令和文件，
领取和普通工人同等的法郎，
怎样为工作通宵达旦，
怎样与凡尔赛军队浴血奋战……
多少回，明灯耀眼，
你手捧《伟大的创举》，
邀约老一代
——布尔什维克摆谈，
为啥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
不计报酬，不计时间，
吃的黑面包，
却使劳动效率成倍翻……
多少回，皎月悬镜，
你眺望北方，思绪万千：
为什么，为什么啊，

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
长满锈斑，失去火焰，
十月革命的故乡，
阴霾弥漫，云遮雾掩！
是因为，是因为啊，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满足了革命营垒中蛀虫的贪婪，
改头换面的骗子，
挂上了“革命家”的头衔。
顺之者，存！
逆之者，斩！
在埋着英雄遗骨的土地上，
筑起少数人的乐园；
把亿万人民创造的财富，
贴上自己的标签。
只是还剩下门前那块，
“列宁党”的金匾……

啊，公仆，
看苏联，想中国，
看今日，想明天，
你大声疾呼，如雷似电：
“绝不让
柏利维尔高地上的《国际歌》声
就此中断！
绝不让
冬官门前冲锋的脚步
停止不前！”



三

啊，公仆，
人民的公仆，
为什么，为什么啊，
耳边未闻枪响，
眼前不见烽烟，
你却牢牢掌握思想武器，
把警钟挂在耳边，
常备不懈，枕戈待旦。
拉车，能看准哪是平路，哪是沟壑，
登山，能细辨哪是通道，哪是险川。
即使资本主义如潮水涌来，
仍然稳把舵盘，溯水行船。
这是因为啊，
你清楚记得，
有人被锣鼓声震聋了耳，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听不见敌人反攻的叫喊。
昏睡中被拴上一根黑线，
朦胧间被牵进水坑泥潭。
尽管他，尽管他啊，
背上留着地主的鞭痕，
肩头还卡着白匪的弹片。

为什么，为什么啊，
有人对你掌管的权利，
垂下三尺涎。
端着商品，要和你搞交换；
捧着金钱，想和你讲条件，
你，却象一块不锈钢，
香风难侵，毒雾难染。
明察馥香美酒中掺和的毒汁，
敏嗅高级香烟里夹杂的鸦片。
这是因为啊，
你亲眼看见，
有人被商品和金钱耀花双眼，

在美女面前骨酥腿软。
利用资产阶级法权，
东捞西抓，明占暗贪，
党员簿上虽挂个名单，
早踏上个人主义的舢板。
尽管他，尽管他啊，
曾挎过乞讨的破篮，
曾是工农政府模范办事员。

为什么，为什么啊，
你操劳千人万人的大事，
报酬却以工分计算；
你制订出市县远景规划，
却舍不得搬出“长工屋”的门坎。
这是因为啊，
你永远难忘，
有人在征程上放下马鞭，
钻进凉亭，拔拉起小算盘。
掂量伤疤的份量多重，
向人民等价交换；
数着功劳簿上血汗多少，
要党给他“年终结算”。
尽管他，尽管他啊，
曾在刑场上痛斥敌顽，
曾连炸敌碉堡，出没弹雨间。

为什么，为什么啊，
你办公地点在城市高楼，
你却常年奔忙在
工棚车间，谷地稻田，练兵壕堑，
和工人一起，
抡锤使钳，连创高产，
经常是满身油污，满手老茧；
和贫下中农一起，
挥锄舞镰，共夺丰年，
经常是满脚粪水，满身泥点；
和战士一起，
摸爬滚打，同操共练，

经常是满身尘土，满身汗斑。
这是因为啊，
你经常想起，
有人跨进了繁街闹市，
追求享受使他四肢懒散；
有人住进了上层机关，
脱离劳动使他力衰志减。
靠电话，发号施令，
靠训斥，行使职权。
群众的冷暖，不问不管，
和群众没半句共同的语言。
尽管他，尽管他啊，
曾怒夺工头的木棍，
曾为掩护群众，血洒河滩……

四

啊，公仆，
人民的公仆，
你坚守在反修防修最前沿，
信心百倍，斗志正酣！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用大锤！用战刀！
用重炮！用铁拳！
乘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东风，
鼓起继续革命的征帆！
啊，公仆，
人民的公仆，
共产主义新人的标杆，
革命者学习的样板。
你是腊梅花，
披霜斗寒，从不争艳；
你是老黄牛，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你是栋梁松，
铁枝钢干，长青万年。
啊，公仆，
人民的公仆，
你是我们队伍中的普通一员，
又是共产主义列车的先行官。
到明天，
你的名字化为每个人的称号，
全球将永远是不尽的春天。

建设者的足迹

袁金康

雄鹰的姿影，掠过天涯；
建设者的足迹，布满天下。
扎营，一片荒凉山洼；
启程，满目厂房、井架……

建设者走的路途最长啦，
宽阔的胸怀装着——
海南岛疾飞的流云，
金沙江欢奔的浪花。

建设者见的世面最广啦，
革命的志向要让——
江湖岸高耸水电站，
大荒原林立输油塔……

今天，他们乘上大卡车，
又向哪里开拔，
是去戈壁？草原？
是去林海！岭崖？

远方的朋友，来看吗？
建设者走过的地方呀——
水电站已发出强大电流，
输油塔又落上百重红霞！



王 森

工人唱歌歌喉亮

砧发红，锤发烫，
工人唱歌歌喉亮，
炉火映红英雄汉，
马达高奏新乐章。

情如火，志如钢，
工人唱歌歌喉亮，
首首都是大干曲，
声声飞向红太阳。

文化革命赛熔炉

铁要冶炼钢要铸，
文化革命赛熔炉，
党是时代炉前工，
锻出八亿擎天柱。

千军万马党统率

绿树鲜花党培栽，
高山流水党安排，
继续革命党指引，
千军万马党统率。

罗盘导航好行船

罗盘导航好行船，
指针引路好翻山，
马列明灯心头照，
反修防修永向前。

反修又添新教材

龟爱鳖，妖爱怪，
《水浒》爱的投降派；
批林批孔批宋江，
反修又添新教材。

大庆精神放光华

千朵红云万道霞，
金山工地美如画，
不是云霞是捷报，
大庆精神放光华。

人人称他“好书记”

学习人称“读书迷”，
夺钢人称“一杆旗”，
打靶人称“神枪手”，
谈心人称“最知己”，
人人称他“好书记”。

毛主席革命路线传万代

叫声歌手快上台，
请你放声唱明白：
什么歌儿震天响？
什么花儿遍地开？
什么武器人人握？
什么路线传万代？

叫声同志登上台，
听我从头唱开怀：
文化革命凯歌震天响，
新生事物红花遍地开，
马列主义武器人人握，
毛主席革命路线传万代。

(题图：赵竹鸣)

纱厂新谣

毛炳甫

如今落纱撒电钮

自古落纱用双手，
银河细浪掌心流，
流到文化大革命，
车上春雷声声吼。

洋奴哲学靠边站，
自力更生阔步走，
百年老厂换新貌，
如今落纱撒电钮。

青枝绿叶郁葱葱，
大树伸臂接朝阳，
又进政校攀高峰，
手捧马列离车间，
个个都是主人翁，
树旁笑脸喜相迎，
人人称它树公公，
门口有棵百年松，
气得松叶纷纷落，
出了牢笼进牢笼，
手提饭盒离工厂，
当年树旁抄身岗，
人人称它树公公，
工厂象座大牢笼，
主编是位小学徒，
顾问曾是包身工，
两代人把板报编，
反修阵地炮声隆。

反修阵地炮声隆

纱厂早上六点钟，
黑板报前人潮涌，
批林批孔批宋江，
句句好比炮弹轰。

主编是位小学徒，
顾问曾是包身工，
两代人把板报编，
反修阵地炮声隆。



捍卫路线把好关

验布姑娘不平凡，
都有一双千里眼，
警戒线上搜疑点，
验布台前捕黑斑。

学了马列眼更亮，
捍卫路线把好关，
犹如边卡反修兵，
守着祖国水和山。

(插图：何进)

百年松

红袖章(外一首)

居有松

红袖章，红艳艳，
好比一蓬红火焰。
黑云压城它更亮，
狂风吹来更燎原。

红袖章，红艳艳，
好比朵朵山丹丹。
一花引来百花发，
冰天雪地它开遍。

红袖章，红艳艳，
先烈热血把它染。
佩上袖章跟党走，
前赴后继永向前。



铁扫帚

棕毛帚，芦花帚，
扎成一把新竹帚，
一月革命打头阵，
扫风扫雨扫逆流。

刷张革命大字报，
阶级敌人心发抖，
它是一把铁扫帚，
横扫一切封资修。

开路先锋

张振华

铁打臂膀钢铸腰，
一路号子奔九霄。
平地拔起万丈楼，
横空挽下百里桥；
喜为神州缀新锦，
笑向山河下战表：
“穷山恶水快让道，
当代愚公我来了！”

学大寨新歌

省省都有大寨县

张东方 金果临

大寨春风吹田垌，
一花引来万花红，
省省都有大寨县，
社社都有新“愚公”！

一层老茧一层天

康铮才

书记打从大寨回，
领咱建设大寨县，
党定宏图拼命干，
一层老茧一层天。

送粮歌
热汗汇成跃进潮，
托起粮船千万条，
一槽摇进棉粮山，
金谷喷香五洲飘。

虎头山上看全国
张乃清
虎头山上看全国，
大寨花开多少朵？
万紫千红天地阔，
开在人民心窝窝。

虎头山上看全国

张乃清

社社队队学大寨，
热汗洒了好几担，
村前村后喊大干，
一夜肥料堆成山。

宛世照

社社队队学大寨

渔业歌

张梅芳

浦江欢腾浪花唱，
渔工笑迎太阳升，
主席教导暖心怀，
渔帆乘风破浪行。

浦江连着金水河，
渔工心向天安门，
“渔业大有可为”，
喜报一路铺北京！

喜报贴上天安门

赵秋宽

浦江渔舟桅似林，
筐筐鱼鲜赛金银。
列车满载运四方，
喜报贴上天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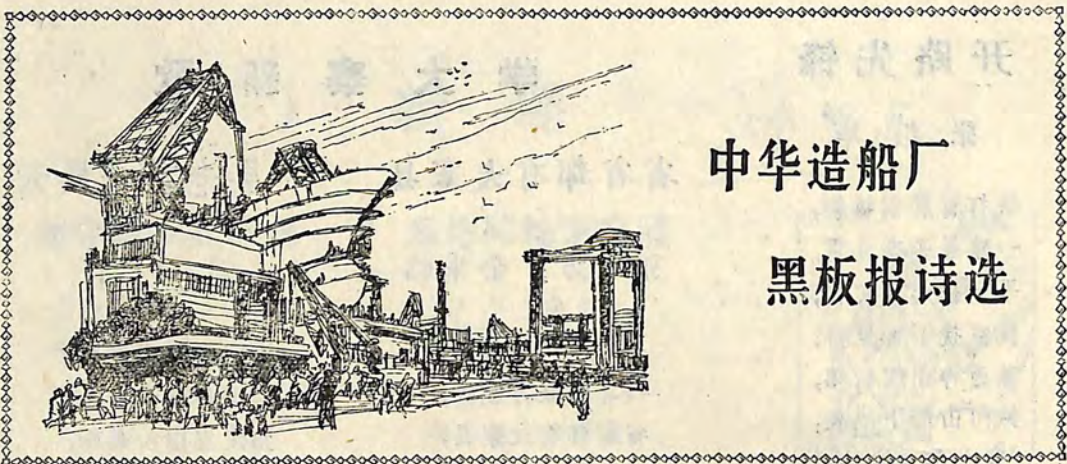
(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
水产冷冻装卸站工会 供稿)

钢城处处新歌多

谷亨利

举锹投进山千座，
挥钎引来万条河。
《鞍钢宪法》是乐谱，
钢城处处新歌多。





中华造船厂

黑板报诗选

突击

陈梦醒

钢柱钢梁堆如山，
塔吊奔忙仍嫌慢，
衣袖一捋吼声“扛”，
铁肩撑起运输线。

我献祖国一江船

吴永福

不见大江浪涛翻，
只见桅杆刺破天，
为何百里美如画？
我献祖国一江船。

远航

孙德光

新轮痛饮出师酒，
劈开惊涛踏浪走，
万朵红霞奔拢来，
无限风光涌船头。

老支书

张佐

上班钟声咣咣敲，
电话何须急急叫；
若问书记去何方？
一马当先战“风涛”。

大江伴我争上游

徐正秋

一杆焊枪握在手，
弧光万道映船楼，
风呼浪啸喊跃进，
大江伴我争上游。

小将

朱其昌

学理论，热气腾，
小将浴汗战巨轮，
等级观念脚下踩，
咱是大海铺路人。

钻工颂

路鸿

攥紧手柄喊声“攻”，
刀下窜起白银龙，
强钢硬铁不低头，
钻它一个大窟窿！

喜迎船台又一潮

七·二一文科班

船头彩球红霞绕，
桅杆如椽耸云霄，
巨轮下水溅重浪，
喜迎船台又一潮。

出航

钱国梁

船厂码头风光好，
英雄兴会看今朝，
万吨力量送“万吨”，
钢缆一闪走惊涛。

(题图：黄全昌)

今日水乡变“诗乡” 公社一派新气象

——松江县新五公社民歌创作的调查

一支山歌众人和，
山歌多得用船拖，
千歌万曲歌唱党，
毛泽东思想照泖河。

松江县新五公社是个著名的泖田水乡。解放以后，这里的贫下中农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开展了民歌创作活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教导，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更是蓬蓬勃勃、有声有色地开展民歌创作活动。真是千群放声高唱革命歌，歌满田园诗满村。公社有次召开赛诗会，有八百多人参加，一下子就写了一千多首民歌，近百人登台朗诵。在群众性的民歌创作活动中，全公社还涌现出二百多民歌作者，创作了上万首新民歌。这些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新民歌，主题鲜明，语言生动，易记能唱，充满了强烈的阶级感情和高昂的革命战斗精神，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在解放前，这里的泖田是颗粒无收。文化大革命前，泖田粮食亩产量只有六百多斤，七四年，达到了亩产一千四百多斤。真象广大贫下中农所说：

“歌满田头，诗满墙头，民歌创作，大鼓劲头，革命生产，大有奔头。”

新五公社群众性的民歌活动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解放前，地主老财们为了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还常常伙同一批反动文人，作诗写顺口溜，毒害人民，胡说贫下中农是“定煞的秤，算好的命，一生一世做穷人。”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贫下中农编了“财主人家黑良心，搜刮我侬苦穷人，囤里白米耀眼睛，一天三顿吃荤腥，穷人苦，苦穷人，一年到头忙不停，头上帽子开花顶，脚上鞋子哧后跟”等民歌。解放后，贫下中农怀着强烈的翻身感，编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侬得解放，分田分屋真灵光，穷人翻身主人当”等民歌。在互助合作时，当地农民又编了“小农经济是独木桥，组织起来真正好”等民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里，民歌创作出现了新局面，“总路线，放光芒，我侬心里亮堂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一大二公威力高”等民歌，歌颂了三面红旗，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了党的领导。但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干扰下，这里的民歌创作活动也一度受到了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摧毁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广

大干部、社员，认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力创作新民歌，使民歌创作活动更加生气勃勃。一小撮阶级敌人却不甘心，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散布一些反动的顺口溜。在大规模治水改土、兴修水利时，就有人胡说什么：“开河筑塘，吃口粥汤”，“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广大贫下中农就大写大唱革命的新民歌，“开河造闸显威风，贫下中农镇蛟龙，恶水听人指挥，旱涝不敢再逞凶”，唱新民歌的人越来越多，阶级敌人散布反动顺口溜的市场就越来越小。

新五公社的民歌创作活动是在斗争中诞生，斗争中发展，因此，这里的民歌创作活动，犹如长江流水，源源不断，一浪高一浪地迅猛前进。

二

为了推动群众性的民歌创作活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公社建立了向阳红中心创作组，十一个大队也普遍建立了创作组。创作的民歌，怎样发挥其战斗作用呢？他们采取的办法有六种：一是把创作的民歌抄在纸上，放在画廊里。近几年来，公社集镇的一个画廊，由文化站展出民歌达上百首，群众看了，很受欢迎。二是把民歌写在墙壁上，抄成墙头诗，全公社十一个大队约有二百多个墙头抄上了这样的民歌诗。三是公社、大队多次举行赛诗会。如新中大队最近举行一次赛诗会，有三百多人参加，写出了诗歌三百多首。这个大队有三千多人，会作诗歌的近七百人。四是诗广播。今年“三抢”，他们就搞了一次。听众多，效果好。五是把比较好的民歌收集起来，编成册子，发给大家。如一九五八年编选了民歌选，一九七三年又编了《水乡放歌》一百首。六是利用大批判专栏及黑板报。

如联民大队在今年“三抢”中，就出了八十多期黑板报。综纺厂在最近评《水浒》中，就写出批宋江的民歌六十多首。

三

新五公社民歌创作活动，紧密为农村三大革命斗争服务，使民歌成为阶级教育的好材料，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农业学大寨的号角。

贫农老妈妈朱全珍在一次赛诗会上唱“过去交租上账台，利上滚利债难还，地主逼我签花押，卖身契上血一滩。今日心花向阳开，当家作主上讲台，千言万语并一句，党的恩情深似海。”听了贫农老妈妈的唱诗，使青年们很受教育。几年来，新五公社的许多团干部根据老贫农的回忆，写出了许多忆苦思甜的民歌。联民大队原团支部书记小王，为了使团员青年牢记旧社会的苦难，他在社员出工路口写了一首“墙头诗”：“昔日田渡浜，野草塞肚肠；今朝联民队，家家米饭香。”每当青年们看到“墙头诗”，就增添了“抗灾夺丰收，水乡描新图”的信心。青年小褚听了老贫农的回忆，写了一首满怀壮志的诗：“昔日爷爷种柳田，弓腰牵犁苦黄连，长工满腔怒火烧，抗租血染地主鞭。今日我也种柳田，驾起铁牛满心甜，犁头卷起千重浪，胸装五洲献粮棉。”这些民歌，生动活泼，是进行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好教材，使广大青年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

在评《水浒》活动中，广大民歌作者积极投入战斗，在公社集镇的画廊里已展出二期批宋江的民歌，句句象炮弹，字字如匕首，剥开宋江画皮，露出宋江投降派的真象。如“梁山小丑数宋江，替天行道搞投降，贫下中农看得清，无产阶级专政记心上”等民歌，不但揭露了宋江投降派的面

目,而且帮助大家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当代投降派林彪的卖国贼面目,推动了学理论,评《水浒》运动的开展。

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民歌起到了号角作用。这里原来大多数是低洼田,庄稼容易受涝。广大干部和社员豪情满怀齐上阵,誓把山河重安排,出现了一派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社员们相互唱歌赛诗,大鼓革命干劲。如“道道渠水通大海,条条田埂连大寨,颗颗红心向着党,亩亩粮田夺高产。”“小灾难不了,大灾压不倒,灾年赢丰年,人民公社好”等。经过三、四年奋战,现在已填掉老河二百多条,开出新河四十二条,全公社田地都已实现格子化。新中大队的一个青年突击队,以柳田作诗台,写了“学习大寨不靠天,壮志凌云意志坚,喝令台风快打弯,击退乌云八百里,抢收抢种加油干,人定胜天夺丰收。”青年突击队员个个摩拳擦掌,以只争朝夕的拚命精神,在风雨来到之前抢收起一片水稻,避免了雨淋。这里的干部社员们,用满是老茧的双手,谱写着一首首团结战斗、改天换地的胜利凯歌。

四

新五公社群众性民歌创作活动之所以能够做到经常持久、声势大、范围广,主要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党委重视。公社党委十分关心群众性的民歌创作,把这个工作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党委并指定政宣部门定期召开创作会议,广大民歌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到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一手拿铁镢,一手写民歌。在民歌创作活动中,党委成员还积极上阵。一次,公社举办赛诗会,一位党委副书记带头上台献诗,党委委员顾良才正患

病在床,他在病床上哼成了一首民歌,托爱人赶送到公社赛诗会上。大队、社办工厂等党支部,也十分重视民歌创作,不但能做好民歌作者的思想工作,更能身先力行,带头写诗、讲诗、赛诗。

二、搞群众运动。新五公社的民歌创作十分繁荣,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全公社除了二百多民歌作者外,还有很多人能够口头哼诗。黎明大队一个老贫农不识字,但在青年们写诗的热潮激励下,也哼出了一首“种田人心灵巧,稻田稗草全拔掉,火眼金睛识真假,林贼你往哪里逃”的民歌。这首民歌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从而使大家看到,民歌创作并没有什么神秘。贫农民歌手戚永芳,一九五五年还是文盲,写第一首民歌的时候,花了五个小时,写了四句,二十八个字,有十五个字写不出来。但他不灰心,不泄气,在斗争中学习,终于写出了“我有山歌一淘箩,藏在肚里十年多,今朝摘掉文盲帽,动笔写诗唱山歌,千歌万曲并一句,毛泽东思想暖心窝”等一千多首民歌,不少优秀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

三、有一支队伍。公社有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向阳红”中心创作组,十一个大队及几个社办厂都有创作组。在队伍建设中,他们重视挖掘和培养新生力量,以老带新,使创作队伍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时,这个公社选择了新中大队搞点。抓住重点,总结经验,推广全面,起到很好的效果。

新五公社在二十多年来民歌创作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能写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如故事、曲艺、表演唱、歌曲、小歌剧、小话剧、小戏剧等上百个作品。文化大革命以后,写出了《开河之前》、《三亩田》、《送春联》等小戏。这些小戏,在全市演出后,获得好评。

中共新五公社党委
共青团上海市委团刊编辑部



新五公社民歌选

昔日爷爷种柳田，
弓腰牵犁苦黄连，
长工满腔怒火烧，
抗租血染地主鞭。
今日我也种柳田，
驾起铁牛满心甜，
犁头卷起千重浪，
胸装五洲献粮棉。

胸装五洲献粮棉

句句不离《实践论》，
满屋眼睛满屋人，
满台良种亮晶晶，
育种老农谈经验，
句句不离《实践论》。

夜校灯光比月明

公社之夜人欢腾，
书声琅琅冲云层，
嫦娥闻声探头瞧，
哟！夜校灯光比月明。

宋江是个投降派

贫下中农评《水浒》，
发言个个劲头粗，
宋江是个投降派，
是只深山笑面虎。

老天听从人指挥

开河造闸显威风，
贫下中农镇蛟龙，
老天听从人指挥，
旱涝不敢再逞凶。

咱驾铁牛跑柳田

咱驾铁牛跑柳田，
一夜耕遍千顷田，
汗水浇灌公社田，
柳滩变成大寨田。

书记挑秧

公社书记挑秧担，
大步流星奔田岸，
一声号子驱晨雾，
双脚蹬蹬大地颤。

粗布衣衫拌泥巴，
汗水浇绿万顷田，
扁担挑走官架子，
永做人民勤务员。

党的恩情深似海，
千言万语并一句，
当家作主上讲台，
今日心花向阳开，
卖身契上血一滩。
地主逼我签花押，
利上滚利债难还，
过去交租上账台，

党的恩情深似海

(题图：徐有武)



凉山月琴

张 春 文

歌 头

二月早春横溢凉山，
草木苍郁春意盎然。
攀枝花红了，白果花笑了，
布谷鸟声声唱春天。

春天，春天，在人人心间，
翻身奴隶歌声不断。
不是一年一度的火把节，
是讴歌今日幸福的凉山。

看晚霞覆盖了幽蓝的山涧，
溪水伴琴声四方飘散，
琴声填满翠蔚的河谷，
摇着草尖，向山头哨所飞旋……

新来的团长，
今日到哨所察看。
凝听飘渺的琴音，
渐渐静立在窗前。

深邃的目光，

在捕捉无形的音符，
红润的面颊，
泛起感情的波澜。

是你听惯北方的冬不拉，
对凉山月琴感到新鲜？
还是你初来凉山
在听述这彝家特殊的语言？

看晚霞已消失在夜幕，
鸟雀也归林栖安。
团长呵，还静静地
静静地伫立窗前……

琴音好象理解团长的心情，
萦绕哨所象汨汨的山泉。
团长的思绪象叶飞舟，
乘着音符的浪花飞向当年。

穿过历史的长河，
翻过岁月的高山，
难忘的年代呵又来眼前，
那时，他是团部侦察员……

一

当年。大军挥戈南下，
解放大旗席卷凉山。
国民党残匪勾结凉山寨主，
妄图把革命洪流阻拦。

黎明之前天色更暗，
敌人临亡更加凶残。
进寨杀人、放火、抢劫，
苦难的彝民无家可还。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
青桐林枝叶筛下星光点点。
枯叶层上走着位赤脚姑娘，
五指灵巧地把月琴拨弹——

“抽人的皮鞭是奴隶主的，
‘娃子’的骨头是奴隶主的，
只有这古老的悲歌，
才是娃子自己的。”

“娃子的骨头堆成山，
娃子的眼泪滴穿青石板，
要问彝家人有多少苦仇，
请数数林子里树叶有多少片！”

这彝家歌手边唱边弹，
代代苦情吐诉给树叶、草尖。
深黑的眼眶烧干了，
那是仇恨的火焰。

琴声多么悲壮，
同姑娘的心一起飞旋。
这是冬日南飞的鸿雁，
在寻找那春天的温暖——

“燕子不来春不来，
太阳不照花不鲜。
娃子盼望解放军，
凉山定会有春天……”

二

姑娘路过山头，
发现刺丛里躺着个伤员。
琴哑了。黄昏的山林里，
骤然间红光闪闪。

是太阳升起在彝家的山村？
是凉山点亮了明灯万盏？——
她含泪凝望着那颗红五星，
红星呵，多少次曾在梦中闪现……

千般喜悦叫一声“阿哥”，
大滴的泪珠滑下脸。
她为伤员包扎伤口，
一把撕下自己的披毡……

这战士是解放军侦察员，
他向部队赶送一份急件：
敌人要逃跑，进攻须提前！
此刻，路途受伤甩下马鞍。

伤员感激彝家亲人，
他的战马也理解这鱼水情感：
鼓圆的眼睛望着姑娘，
亮晶的泪珠眼眶里转……

姑娘把伤员扶上马鞍，
百年未有的喜悦涌上脸。
突然山下传来急烈的枪声，
匪徒继续把侦察员追赶。

“阿哥，快绕过山弯向北走！”

姑娘奔南坡引敌下山。
伤员怀揣急件，
一路马蹄跃过山峦。



她目送战马扬起的烟尘，
象看到红旗飞舞进凉山。
她咬破手指拨月琴，
一路血珠滴过山弯……

三

匪徒跟踪血迹追来，
见歌手，不见伤员。
匪徒两眼露出凶光：
“一个骑马的共军，你可看见？”

千年苦，万重恨，
化做烈火胸中燃。
沉静的目光凝望远方，
不慌不忙拨动琴弦——

“有竹林，就有孔雀开屏，
有大树，就有鸟语声喧。
凉山山路千条万条，
猎人的马蹄快如闪电。”

匪徒闻听暴跳如雷，
恶狠狠挥起手中的马鞭：
“你勾结共军掩护伤员，
真是吃了豹子胆！”

“天上白云借风行，
林里青藤把树盘。
娃子靠的解放军，
才能把身翻。”

寨主的奴才露凶残，
手里匕首寒光闪：
“娃子骨头生的贱，
我让你与豹子牙齿见个面！”

蒋帮残匪诡计多端，
野猫子眼珠打转转：
“只要说出那共军的去向，
保你全家团圆，生活美满。”

“啄木鸟嘴尖啄不去我心上恨，
野狐狸狡猾也难把我骗！
要想知道那过路人的去向，
除非用刀子把我心剜！”

“娃子心向共产党，
苦藤、大树根相连，
盼明日春风吹凉山，
扫尽乌云把天地换。

“竹竿再长也插不着天，
顽石再大也压不倒山。
看你们豺狼的末日，
马上就到眼前……”

琴声激昂，琴声深沉，
音符里充满了坚强的信念，
旋律里呼啸仇恨的风雷，
那是奴隶的声声呐喊。

匪徒们气急败坏，
那歌声象射来的利箭。
气势汹汹拔出手枪，

枪膛里压进罪恶的子弹。



姑娘放下手中的月琴，
从容地捋捋肩上的披毡，
俯首深谷，仰望长天，
地觉更阔呵，天觉更宽。

高喊一声毛主席，
千山万水跟着喊，
象倔强的鹰，展翅的燕，
纵身飞下岩……

四

三更，夜色如墨染，
突然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
这是部队接到了急令，
独龙镇阻击敌人逃窜！

军号声声壮军威，
炮声隆隆卷硝烟，
不尽铁流奔腾急，
凉山炮火冲云天。

激烈战斗到黎明
迎来胜利红旗卷。
山醒了、水醒了、草醒了，
凉山一夜换新天。

在苦难中熬过的凉山，
展开了欢乐的笑颜。
皮鼓、月琴、钹子、口弦，
汇成了欢腾的山泉。

阿爸、阿妈、阿弟、阿妹，
昔日在林里飘散，
今日在竹楼里团圆，
只是不见弹琴的阿兰……

五

人们来到山间
悬崖下找到阿兰。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怀里还紧抱住那张琴盘。

平静的脸上露出了笑，
这是从来没有的面颜。
一定是她听到了解放的号声，
一定是她看到了红旗漫卷。

她已看到太阳普照山间，
金光灿烂，生气盎然。
她已看到奴隶砸碎了锁链，
看到竹楼前鲜艳的舞衣旋转……

人们向烈士告别，
眼里泪光闪闪，
欢乐的小鸟不叫了，
它也理解人们的情感。

蹦跳的溪水流慢了，
它不愿离开烈士身边。
争艳的山花也低下头，
将一个忠贞的姑娘怀念。

团长捧起烈士的月琴，

两手微微发颤。
看琴上留有烈士的指纹，
听琴音又在耳边飞旋……

六

每到春天的早晨，
天幕上缀着银星点点。
人说那是阿兰的眼睛，
在眺望凉山的春天。

每到夏天的雨后，
长长的彩虹飞山涧，
人说那是阿兰的披毡，
飘闪在咱们的凉山。

每到冬日的拂晓，
各寨雄鸡一齐呐喊，
人说那是阿兰的琴音，
在把黎明召唤。

每到秋天的时辰，
凉山山花开满。
人说那是阿兰血染红的，
它永远都鲜艳。

呵，每时每刻，
人们都怀念阿兰，
说她是真正的彝家人，
永远活在人们心间……

歌 尾

岁月如水去，
几十个春夏一转眼。
如今听到这亲切的月琴，
怎不忆起那往日的硝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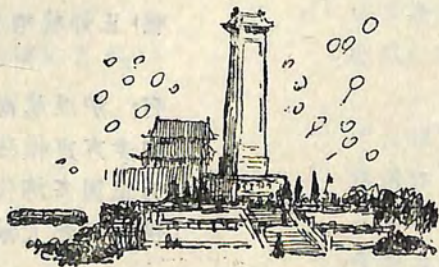
这琴音是彝家心声，
这琴音是凉山风雷，
它融进了阶级的意志，
它融进解放的炮声里面。

山样的气势，海样的情，
曾掀起团长心中巨澜。
曾推动那飞奔的马蹄，
曾呼唤那飞速的信号弹。

团长眺望河边歌手，
多象当年的阿兰。
谁说阿兰已经牺牲？
今日凉山有千千万！

这琴声是经炮火浇炼过的呵，
如今响遍深谷高山。
它是战斗的号角、是团结的鼓点，
催动我们继续革命永向前！

(题图、插图：昭 亚)





出钢钟声(外一首)

张伟强

哪一个钢铁工人，
不爱听出钢钟声？！
铛！铛！铛！
敲得咱心花怒放，
震得咱热血沸腾！

老炉长说它是冲锋号，
战士听见劲倍增！
上！上！上！
行车飞驰人影闪，
今朝火浪烟海奔！

炉前工说它是凯歌声，
日夜给咱传喜讯。
钢！钢！钢！
迎来炉炉新伙伴，
又夺钢材几万吨！

浇铸工说它是团结调，
千群协手情谊深。
帮！帮！帮！
夸咱钢包前一块流大汗，
约咱下班后一起学理论。

女锻工说它是前进曲，
要为时代列车锻钢轮。
闯！闯！闯！
姑娘闻声挥大锤，
愿为祖国献青春！

啊！每一个钢铁工人
都喜爱出钢钟声！
铛！铛！铛！……
钟声响处钢花飞，
向党报道着金色时辰！

加料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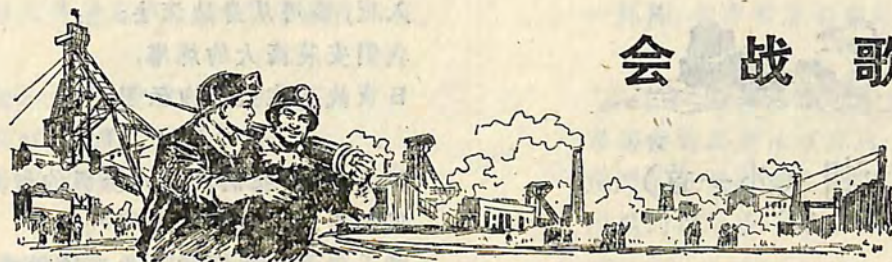
快！扬起闪亮的大锹！
快！投进急需的矿料！
通红的炉门已经打开，
炉前工奋勇当先，你赶我超！

快！靠近灼热的炉口！
快！迎着喷射的火苗！
通红的炉门已经打开，
炉前工敢冲敢拼，争分夺秒！

炉内烈焰喷，
正好将咱红心映照；
炉口高温烤，
嘿！正好将咱铁骨锻造！

啊！炉温越高咱越乐，
脚步声声掀狂飙！
为祖国多炼优质钢呵，
快！扬起大锹，快加料！

(题图：陆成法)



会战歌

孙友田

三百米下夺煤炭，
四面八方来支援，
千军万马大会战，
五湖四海卷巨澜。

鞍山的钢材大庆的油，
东北的红松西南的杉，
敲开千层乌金地，
擎住一片不夜天。

龙潭的水泥黄海的沙，
九里山的青石贾汪窑的砖，
砌成条条跃进巷，
布下层层包围圈。

上海的矿灯南京的钻，
反修号的炸药战斗牌的线，
到处是冲锋在前的尖刀班，
组成这攻无不克的炮兵团。

矿工穿的工作服，
多少人在上面：飞千针走万线，
矿工喝的清凉水，
多少人在上面：聚江河汇百泉。

看看阵容更壮观，
各种兵器银光闪，
煤层颠，车轮转，
电炮金铃齐呐喊。

谁是矿工难分辨，
人人都有灯一盏，
千口同唱一首歌，
万桨共划一条船。

紧握铁镐的解放军，
身背药箱的卫生员，
学演英雄的宣传队，
挥动钢铲的“半边天”。

来蹲点的老干部，
刚选出的新委员，
送货上门的“机械厂”，
手捧姜茶的儿童团……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是大家共同的誓言。

矿井是条大战壕，
炮口齐对帝修反，
矿井是座大熔炉，
热铁红钢经百炼。

学习理论促大干，
热情如火腾烈焰，
一声号令调千军，
千军万马战犹酣。



大潮（外一首）

姜金城

呵，好大的潮，
杭州湾掀起拍天的雪涛；
象有几千只扑来的雄狮，
对着海堤长啸……

这气势——多么磅礴，
这情景——使人自豪；
我不禁想起了沸腾的工地，
想起工地上更迅猛的大潮。

看，只只油罐，丛丛炼塔，
多象层层飞卷的潮水在喧闹……
听，班前会上批宋江的发言，
不正是如雷的涛声在呼啸……

呵，一浪更比一浪猛，
呵，一浪更比一浪高；
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红旗，
就是风口浪尖上闪光的航标！

我爱杭州湾的大潮，
更爱工地上的大潮；
它抒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
展示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战斗风貌！

战斗在蓝天白云里

清晨，霞光在脚下飞升，

入夜，银河从身边流去；
我们安装高大的炼塔，
日夜战斗在蓝天白云里。

脚手架上，我们用工人阶级的智慧，
狠批崇洋媚外的妖风邪气；
脚手架下，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畅谈评《水浒》的深远意义……

风雨中，我们拧紧每一颗螺丝，
让它们坚守自力更生的阵地；
烈日下，我们焊牢每一条管道，
让它们发挥团结战斗的威力！

要问我们流了多少热汗！
——请看工地蒸腾的云絮。
要问我们闯过多少难关？
——请看塔顶飞展的红旗！

清晨，霞光在脚下飞升，
入夜，银河从身边流去；
我们安装好的一座座高大的炼塔，
展示出八亿人民的豪情和志气！

油泉

姚焕吉

深邃的谷间，巍峨的山前，
淙淙，淙淙，淌着股股山泉，
从小喝着泉水长大，
对它有着特殊的情感。

但今天我更爱那石油泉，
在大庆、在玉门、在嘉陵江边……
只因我是名石油战士，

每天伴着泉声上井，听着泉声入眠。

爱油泉呵，爱它的色彩斑斓，
褐红，比霞云浓烈百倍，
乌黑，似墨玉晶莹耀眼。

爱油泉呵，爱它的欢歌不断，
它从报捷的锣鼓中获得节拍，
唱出了工人们铿锵的语言。

爱油泉呵，爱它的流长源远，
顺油管穿条条沟壑，越座座关山，
百折不回呵勇往直前！

爱油泉呵，爱它的热量无限，
一颗油珠，一颗火星，
星星之火将烧得红霞烂漫……

望着油泉，我心中掀起浩浩洪波，
听着泉声，我耳边传来时代的呐喊。
我立志化作油泉中的一滴，
随革命洪流奔向共产主义的明天！

海的回声

——赞“海洋号”石油勘探船

袁 军

“咚——咚”，“咚——咚”，
是谁叩响海的大门？
一声声，穿透千层礁岩，



一阵阵，似春雷滚响在地心！

“海洋号”划开湛蓝色水面，
象矫健的海燕沐浪迎风；
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海天飘扬，
船尾的浮缆撒下串串雷阵！

年轻的船长举目远眺，
胸中扬起浪花千层：
我们，红旗下长成的一代，
党命令我们向海洋进军！

从碧波荡漾的西沙到白浪滔天的渤海，

何处没留下过我们年轻的脚印。
我们不息地战斗，满怀豪情，
祖国的海底蕴藏着何等丰饶的油层！

“咚——咚”，“咚——咚”，
汽爆枪发出轰天的雷鸣；
我们的“海洋号”在大声询问，
欲把每一块沉睡的岩石播醒！

“咚——咚”，“咚——咚”，
示波器闪烁着激情的眼睛——
听见吗？海在回答，大海在回答：
祖国的石油在海底汹涌，奔腾！

啊，祖国富饶、美丽、辽阔的海，
强盗早就对你张大贪婪的眼睛！
今天，让我们庄严地回答：
我们的每一寸海床是大陆母体的延伸！

“咚——咚”，“咚——咚”，
探海的雷声报告着春天的讯息。
“向祖国报喜！”船长响亮地命令，
我们呵，胸中储满对你的忠诚！

彩色的拷贝

严 祥 炫



大庆的汗水，
大寨的汗水，
八亿人大干的汗水，
仿佛都朝这儿奔流，
仿佛都朝这儿聚汇：
咱们的洗印车间，
飞卷着前进的浪花，
流不尽五彩吐艳的拷贝！
胶片万卷连北京，
挟起喜讯千里飞：
中国的染印法工艺，
四海生辉；
胜利的染印法影片，
吐气扬眉！

看影片，时代画卷铺心底，
思历程，斗争激浪脑海飞。
谁能忘：
帝国主义——
垄断技术锁情报；
叛徒林贼——
魔爪妄图遮天黑，
妄想咱影片褪色，
江山变色，
时代列车向后倒退……

咱电影工人忠于党，

红心脏似向日葵，
崇洋媚外——狠批，
爬行主义——砸碎，
批林批孔是电影工业的春天，
也是咱前进的里程碑！
“横下一条心，
赶超‘伊斯曼’
不打翻身仗，
决不把头回！”

祖国的江河心潮急，
催咱快献新拷贝，
多么幸福呵，多么激动，
给革命样板戏添色加彩；
多么光荣呵，多么自豪，
为工农兵服务信心百倍；
透过染印法影片，咱最早看见——
大港的油田，浦江的新桅；
心贴染印法影片，咱最先听到——
戈壁的林涛，西沙的春雷。

呵，快冲洗，用咱们赶超的豪情，
呵，快染印，用咱们战斗的智慧。
用永不褪色的染料，
用灿烂绚丽的拷贝，
——给五洲四海的银幕，
送上神州的春风杨柳；
——给第三世界的兄弟，
送去团结友谊的花蕾……

大庆的巍巍钻塔——瓦蓝，
大寨的层层梯田——青翠，
哨所的颗颗红星——闪亮，
赤，橙，黄，绿，青，蓝，紫，
全在咱洗印车间集汇。
看，我们万紫千红的祖国，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
又染印了多少万紫千红的拷贝！

风 镐

朱 金 晨 余 冠 雄

任悬崖拦路，
任峭壁挡道，
你和咱筑路工性格一个样，
一览众山小，敢于奔前哨。

哒哒哒哒，
一路激情满怀高奏革命进军号，
哒哒哒哒，
一路发着电码向着北京把喜报。

电闪、雷鸣，
云起、风号，
谁敢挡，谁敢拦，
革命气势压山倒。

有谁象你这样气势磅礴，
有谁象你这样乐观自豪，
好啊！你不愧是咱的伙伴，
干革命就得有这副精神面貌。

顽固的——叫它粉碎，
拦路的——叫它报销，
必胜的信念从来就不会动摇，
不停地进攻去开拓革命大道。

啊！你岂止和咱筑路工性格一样，
八亿中国人民不都是你光辉的写照！
“胜利永远属于那些真正的革命者！”
哒哒哒哒，你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钻

黄 世 益

咱班人人有绰号，
小钻、老钻还有特大钻……
干的钻床活嘛，
事事不离钻——
碰上困难叫猛钻，
遇到问题喊狠钻，
学习马列细心钻呀，
批判修正主义纵深钻！

夜深了，钻床挂起高产红喜报，
人群不散围成圈。
书声朗朗压过马达响，
嗨，咱在钻研马列攀登理论山。
顿时，眼前拉兹里夫湖起波澜，
胸中庐山顶上飞银泉，
叛徒的嘴脸，新贵的灵魂，
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揭穿……

是谁将话题从过去谈到未来，
钻劲儿溶入远景规划图卷；
胸膛间跳动着火红的心，
眼眶中闪动理想的光焰……
嗨，咱班人人有钻劲，
一钻到底精神谁不赞！
大干社会主义嘛，
就该这样——钻！钻！钻！

寄长白山下的战友

——我厂照相纸浆，来自东北山林

周银宝



翻开地图，长白山——
你和我们相隔多么遥远，
在工余的小憩，战友呵，
我深深地把你们思念。

我们看这奔湍的照相纸浪，
就象和清澈的海兰江水相连，
它白呵，是因为映上了北国的流云，
它重呵，是因为捎上了你们的挚情一片。

我们看这绵长的管道，
正象长白山滑木的根根索线；
团结，是它们传送的同一个声音，
向前，是它们诉说的同一个心愿。

此刻，在你们十里纵横的贮木场上，
也许正迎来疾驰的火车，马嘶人欢，
此刻，在你们松枝搭成的休息棚里，
也许正评论《水浒》，把投降派批判。

不要说我们相隔得路遥地远，
不要说你住长白山下，我居黄浦江畔，
夜晚，当我们打开收音机，
就会听见你们又一支凯歌飞旋。

我们相信，有一天
我们定会相逢在天安门前，
战友呵，那时让我们手挽着手，
用这相纸，共摄一张珍贵的照片。

金山行

李根宝

车奔腾呵，
往前赶，
沿着沪杭公路直向南；
披东风呵，
笑眼看，
一马飞到杭州湾。

波涛翻呵，
浪花闪，
海中遥遥见金山；
大金山呵，
小金山，
你巍然挺立东海湾！

不见金山呵，
想金山，
见到金山胸中更是起波澜！
海浪滚呵，
记忆翻，
多少爱恨顿时涌心间？！

想当年呵，
海边寒，
豺狼虎豹霸金山：
地主凶呵，
兵贼残，
多少人民受苦难！

大金山呵，
小金山，
你忍着伤痛泪不干！
多少年呵，
不平静，
怒涛触涌白云间！

车奔腾呵，
往前赶，
遥见万马战犹酣！
金山卫呵，
晒盐滩，
而今出现了百座真金山！

化工厂呵，
涤纶厂，
你威风凛凛矗立大堤旁；
钢管如虹呵，
横高空，
好似长龙盘旋斗天公。

发电厂呵，
晴纶厂，
你钢筋铁骨独立自主头高昂；
烟囱直耸呵，
升九重，
好似擎天玉柱顶苍穹！

万吨吊呵，
仰起头，
哨子一吹把庞大的机器树上楼；
运输车呵，
似潮流，
工地上犹如海峡舞群鸥。

钢铁齐鸣呵，
声声清，
数万人奏乐响彻东海滨；

焊花齐放呵，
朵朵金，
几十里海滩光华耀天庭！

下了车呵，
进厂门，
攀到脚手架上会友人；
上了楼呵，
情更奋，
战友拉我登上最高层。

举目望堤内呵，
热浪翻，
好一条崭新的带形工业城！
钢万道呵，
铁千层，
岗峦重叠齐沸腾！

抬头眺堤外呵，
海雄浑，
金山昂首喜盈盈；
大金山呵，
小金山，
你激情无限守卫着这座金山城！

收眼看身边呵，
动人心，
战友们双目凝视怀深情；
手拿藤盔呵，
拍我肩，
一个个敞开工装话纷纭——

“海中的金山哨，
多精神，
门前水阔走巨轮，
大庆的油噢，
千万吨，
将要化成万匹彩霞献亲人！”



扫帚苗(外一首)

钱 钢

春雨来了，春雨来了，
湿了军装，湿了军帽；
战士们在雨地里忙碌，
房前屋后，栽种排排扫帚苗！

谁在掌锹？快刨坑！
谁在抬筐？快运苗！
淅沥沥沥，淅沥沥沥，
雨点溅起了声声笑：

“喂喂，扫帚苗同志，
新战士向你问好！
打今后，我们在一块成长，
可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对了对了，你可别见笑，
刚来那会，我还把你错当小草，
班长带咱们把你栽种，
我好奇怪：当兵扛枪，怎么还要……？”

“听了班长的话才豁然明了，
你原是我们连队‘祖传’的珍宝！”

秋后收下你来晒干、扎紧，
比那买来的扫帚更好！

“到那时，我们同上南京路，
把宽阔的长街细细打扫！
拭净十里明镜，
映出十里欢潮……”

“班长说，今天虽然红旗飘飘，
残存的污秽还在沾染大道，
我们要天天扫，处处扫，
你，可是和钢枪一般的重要！”

“快长吧，快长吧，扫帚苗！
战士的话儿你可听到？
你看这里的土地多肥，
你看今天的雨水多好？……”

唔，扫帚苗喝醉了春雨，
新绿的嫩叶随风点摇，
绿了房前，绿了屋后，
哪是战士？哪是春苗？



火苗儿在跳

左手：泥刀，
右手：煤锹，

后勤部的老部长，
坐在炉前，
眯眼瞧。

……下连当兵，
伙房报到，
钻烟踏灰忙不歇，
带帮战士，
改炉灶！
夜来灯影晃，
汗落知多少，
改革成功节煤灶，
煤老虎乖乖讨了饶。

火苗儿在跳！

火苗儿在跳！

衔根烟斗，
今儿滋味特别好。
想起那年，
大火烧了老财的“庙”。
投奔红军，
把锅背，
枪林弹雨，
不折腰！
党交火种千里烧——
一把火，
煮化锅内千般苦，
燃沸心间革命潮！
燎原星火遍人间，
红灼灼，迎破晓！

火苗儿在跳！

火苗儿在跳！

吐团烟云，
思绪层层高。
……胜利后，苦变甜，
“土包子”，当家了！

可有谁，
美酒浇灭心中的火，
劲松变衰草？
怎能忘，
文化革命卷烈焰，
把咱重锻造！
看清革命的长剧里——
“打虎上山”、
“飞渡云堑”，
还多少？！

火苗儿在跳！

火苗儿在跳！

凑近炉火，
笑纹映红了。
毛主席号召学理论，
老兵下了新战壕！
睡觉挨着战士床，
头靠头，把话唠……
吃饭靠着战士肩，
啥胃口，全知道！
最是改灶心切切，
同向连长去“轰炮”！
反修堤坝，
千砖砌，
法权观念，
一火燎！

火苗儿在跳！

火苗儿在跳！

咕咕咕咕——
锅中水欢叫：
多快当，
新灶改得好！
红火照四墙，
白雾梁上飘。

老部长，
乐颠颠，
哼起兴国山歌调。
站起身，
听门外，
战士们练兵跑带跳！
搁下泥刀猛挥手，
——下水饺！

火苗儿在跳！
火苗儿在跳！

(题图：吴大成)

战士和山

干 戈

战士看山象战士，
山看战士象群山，
一样战斗的性格，
一样包天的胆！

爱当风立，
爱顶雨站；
不怕雷劈，
不怕电鞭。

守在这儿，
门，就在这儿紧；
派在这儿，
路，就从这儿严！

村庄睡了，
他，不眨眼；
人说他苦，
他说：“心甜！”

但在紧张的间隙，

也会把生活装点；
听！阵阵清风吹来，
洒下歌声一片……

海上炊事员

徐 照 瑞

海鸥还在甲板憩睡，
星星还在桅尖闪耀。
每天，你挥一缕炊烟，
燃起霞光万道。

艇在颠，伙房在摇，
手中的菜刀随着浪花跳。
你抛一把热汗劲抖擞，
笑迎风浪把战挑——

挽来海风当电扇，
生旺炉火在燃烧，
捧朵浪花当白盐，
往锅里放料烹调。

虽说甲板象钢铁的土地，
伙房日日春光照。
面盆栽葱四季绿，
红心催出豆芽茂。

夏天，用热情蒸香饭菜，
冬天，让飞雪洗净疲劳。
一个个馒头呵一片片情，
激励着战士踏碎万顷狂涛。

呵，铁锅虽浅能煮四海水，
熊熊炉火是你青春的火花在闪耀；
呵，伙房虽小天地阔，
你从这里起点，奔向远大的目标！



老红军的征鞍

李学鳌

在南去的列车上，遇见一位出差的老红军。他坚持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坐软席而坐硬席。中途碰到旅客超员、座位紧张时，他又把硬席让给别人，自己坐在随身携带的一个马扎儿上。列车员和旅客亲切地把那马扎儿称做“老红军的征鞍”。……

——旅途手记

列车上的水，
——格外甜；
列车上的空气，
——格外鲜。
列车上遇见位老红军，
不坐软席坐“马鞍”。
马列著作捧在手，
膝盖当桌苦钻研。
老红军，
好党员，
革命红花沿路开，
红艳艳，将近五十年。

老红军，
老家在湖南，
那年刚十四，

就上井冈山，
跟着毛主席，
步步冲向前。
梭标手中握，
红缨飘在天，
黄洋界上炮声隆，
擦枪擦炮送子弹。

井冈泉，
洗亮眼；
井冈路，
练脚板；
井冈山上竹扁担，
磨硬一双肩；
井冈红灯照征途，
不知何谓难！

那年离井冈，
正是风雨天。
漫漫长征路，
催人跨征鞍。
乡亲来相送，
依依把手牵，
井冈红松做马扎儿，
亲人带身边：

“革命征途万里远，
永记井冈山！……”

金沙江水急，
浪拍云崖暖。
前面敌机堵，
后面贼兵赶。
工农红军铁打的汉，
飞箭破雄关！
马扎儿做长桥，
浪恶桥不翻；
马扎儿做快艇，
送人过险滩！

雪山万丈高，
冰雪刺骨寒。
山上没有路，
行军更艰难。
马扎儿怀中抱，
炭火暖胸间；
马扎儿做云梯，
送人上云端！

草地连草地，
茫茫不见边。
米袋无存粮，
挎包无存盐，
支锅煮草根，
马扎儿做案板，
高唱《国际歌》，
路途遥远在眼前，
马扎儿胜过千里马，
万里征途奔延安！

延安亮北斗，
群星闪笑眼。
北国山河壮，
大旗插高原。

马扎儿一排排，
挤满窑洞前，
红军坐马扎儿，
如同坐征鞍，
毛主席教导记在心，
抗日上前线！

纵马过黄河，
直奔太行山。
雁门长豪气，
五台起烽烟，
山外杀强盗，
山中把兵练，
作战方案马扎儿上定，

马蹄响群山！
笔蘸滹沱水，
土纸写诗篇！

解放炮声响，
逐鹿在中原；
举刀过黄河，
挺进大别山；
万箭渡长江，
汉水扬征帆；
马扎儿随身带，
扫匪大西南；
火雨洗马扎儿，
马扎儿更好看。

进入大城市，
楼高马路宽，
人民齐欢呼，
腰鼓震长天，
咱们的老红军，
布衣身上穿，
两个“务必”刻在心，
红松马扎儿带身边，
长征路上不歇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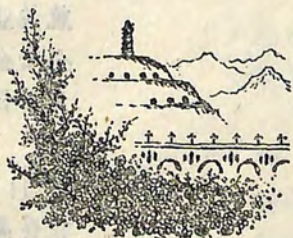
永做人民勤务员。

扎根群众间，
永做人民勤务员。
下田插稻秧，
裤管高高卷；
下连当战士，
步枪扛在肩；
下厂当工人，
铁锤抡得欢；
看戏看电影，
也不坐前面，
拿着小马扎儿，
悄悄坐后边。……

老红军啊老红军，
你永远是个战斗员。
什么名誉、地位，
什么厚禄、高官，
在你大海般的胸怀里，
不容它一寸地盘！
什么安逸、娇气，
什么后门、特权，
在你健壮的肌体跟前，
一切细菌都不敢沾边！
什么旧传统，
什么旧习惯，
在你的铁脚下面，
都把它踏得稀烂！
你用灿烂的共产主义思想，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你用无产阶级的锋利武器，
狠把资产阶级思想批判！

老红军啊老红军，
艰苦奋斗几十年。
战争中，你是杀敌勇士，
跃马挥刀，冲锋向前！
入城后，你仍然是杀敌勇士，
每时每刻都在同资产阶级作战！
多么自豪啊，
我们有这样的革命前辈；
多么令人鼓舞啊，
我们有这样的老共产党员！
多么幸运啊，
在这明亮的列车上
我能同你相见：
从你炯炯的目光里，
我看到了井冈山的清泉；
从你飘飘的银发上，
我看到了长征路上的雪山；
从你草绿色的军装上，
我看到了战争岁月的延安；
从你鲜红的领章上，
我看到了那飞扬的战旗和火焰；
从你不倦的神态上，
我看到了千万革命前辈的形象——
青春不老！
勇往直前！
看，这列车就是奔腾的战马，
你手持红旗，永不离征鞍！





鼓风机赞

张敏贤

一身铁壳，
几片钢翼，
呈露本色，
未饰油漆。
平平凡凡，
踏踏实实，
就是这样的外貌，
就是这样的躯体。
只要电源一开，
猛然一鼓作气——
唤来雷霆奔，
催得风云疾，
蓬蓬勃勃，
轰轰烈烈，
满怀豪情唱战歌，
干出惊人业绩！

呵！鼓风机，
我要高声赞美你！

你的身姿，
曾在火热的工地挺立，
面对逼人酷暑，
你送去凉风习习——
送去党的关怀，

送去千钧力！
在你的欢笑声中，
多少高楼正在升起……
你的身姿，
曾在喧闹的谷场挺立，
面对座座粮山，
你吹风脱粒——
吹走骗人的空谷，
吹走混进的草稗！
爱憎分明，
百倍警惕，
在你的呼啸声中，
多少糠秕正被扬弃……
你的身姿，
曾在沸腾的钢厂挺立，
面对炽热炉膛，
你鼓风更急——
鼓起大干激情，
鼓起我们的志气！
金浪翻涌，
辉映四壁，
在你的召唤声中，
钢铁洪流，
奔腾不息……

呵！
你的岗位千变万变，
你的信念始终如一：
加劲！
鼓风！
出力！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全心全意，
为着社会主义！

呵！鼓风机，
我要高声赞美你！



开 山 (外一首)

何 国 梁

扛起锄头、铁铲，
红旗一杆上云山。
人在雾里行，
路向云中盘，
几十年荒山无人烟，
来了咱青年远征班。

石缝里架锅石板上睡，
云山顶上把家安。
杜鹃朵朵心潮翻，
烈火曾在此山燃。
毛委员亲手播火种，
口唱赞歌水也欢。

面对秃山上上课，
“老暴动”声音震层峦。
说艰苦——
想想南瓜红米饭，
讲困难——
比比红军过雪山，

听此见此豪气盛，
手攥锄把似枪杆。

先辈在此洒血抛头颅，
咱愿献血献汗献肝胆。
干，不怕石硬火星溅，
干，不怕坡陡难登攀。

昔日秃山乱石坡，
今日要穿新衣衫。
再添一身劲，
再流一身汗。
一坡锄声四山传，
醒来了，云山！

(题图：邓泰和)



布谷鸟迟到

春裹青山坳，
春光映绿新渠道。
挺拔的云杉树，
刚抽翠嫩的新枝条。
南来的和风呀，
又吹绿剑样的楠竹梢。

秧苗儿笑了，
秧苗儿笑了。

听：布谷……布谷……
勤劳的布谷鸟才叫。
村头的秧田里，

已长出茁壮的新幼苗。
晶莹的露珠一颗颗，
在阳光下熠熠闪耀。

秧苗儿笑了，
秧苗儿笑了。

布谷鸟呀可知道，
这山村来了新农民，
创造了育秧新套套。
土坑催芽，场地育苗，
跨过了亩产千斤关，
又迈向更艰巨的新目标。

秧苗儿笑了，
秧苗儿笑了。

看，走来的不正是他们，
歌声追着重担跑。
正给碧绿的秧苗儿，
赶施下田的好肥料。
布谷鸟啊莫惊奇，
今年你迟到。

秧苗儿笑了，
秧苗儿笑了。

写给母校的信 (两首)

姚美芳
姚忠礼



一、寄自南国的山村

五度寒来暑往，
五度春播秋收；
怎样总结这人生路上的战斗？
有多少滚烫的语言烧红了笔头。

这里的每寸黑土都记得，
是我们用铁锹开出了第一块绿洲。
栖息山麓，铁牛拉走荒凉，
雏鹰岭顶，筑起风雨竹楼。

我们在南国的春天里，
补学南泥湾未赶上的一课；
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
不畏惊涛骇浪，不恋深院高楼。

清晨出工，披一身霞彩，
热汗湿透衣袖。
踏月色晚归，潺潺清泉，
洗尽了一天的疲劳、汗垢……

莫道边地寂寞、单调，
看我们为祖国铺锦迭绣；
爱上这一川红雨、半天绿云，
爱上这金谷的奇峰，银棉的塔楼。

疾驶的列车载来亲切的乡音，
鼓翼的鸿雁捎去战士的问候。
谁不夸创业者的灿烂年华？
看，新的战斗又在把我们等候……

信笺上多少滚烫的语言，
汇聚成一句最强烈的感受——
为把红色的理想播撒天下，
我们愿一辈子扎根边疆战斗！



二、寄自北国绿草原

篝火旁，书写深切的感想，
一个大草原，全装进邮箱。
北国战士向母校汇报，
红色的心，跳在绿色的信笺上——

五年前，告别黄浦江畔的校园，
我们从狭窄的教室跨进广阔的课堂。
临别，誓言如火烫：不缩小三大差别，
算不了文化革命烈火炼就的优质钢！

沙砾窝，红柳鞭甩退沙潮，
戈壁滩，绿套杆劈碎风墙；
何须“羌笛怨杨柳”？
宏伟的远景规划正在暴风雪中酝酿。

朝发，马头顶着蓝天、红日，
晚归，马尾扫过急风、骇浪；
征途中练硬了铁蹄，
马鞍上练红了思想。

夜晚，我们用青春火焰燃亮的篝火，
紧连着中南海明亮的灯光。
阳关外，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
誓作骏马，战天斗地搏击风浪。

党呵，考核吧，看劲蹄可合得上时代的
鼓点？

看战士在北国的熔炉里可炼得坚强？
让祖国骑着骏马前进！
革命者永不下征鞍、永不卸戎装……

没来得及写完全部感想，
信号弹升起了，羊角号又在吹响。
暮地，银色的蹄印刻遍绿色的草原，
一行行，是献给母校最壮丽的诗章。

(题图：陆根法)

磨 炼

杨 冬

回想起第一次上炕，
回想起第一次烧火，
回想起第一次开会，
回想起第一次干活——
人上炕，鞋却忘了脱，
饭不熟，心里反倒着了火，
开会发言一口学生腔呀，
望着垅沟锄头却不知怎么落……

可笑吗？你觉得这象发生在托儿所？
不呵，同志，我坦率地说：
这就是我们跨出的第一步，
新的道路就从这儿开拓！
就这样，队伍出发了，
十六颗红心十六把火，
十六把火青春闪烁，
要和工农群众紧紧结合。

自己种出的瓜果，
吃起来，美味儿难描说；
自己盖起的草屋，
住起来，梦里笑出了酒窝。

手上磨起水泡，
这才能打碎“精神贵族”的枷锁；
肩头褪去几层皮，
这才能永远革命不变色！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
要创造崭新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的激流锻炼咱，
边疆的风云使我们心胸更开阔。
试看今日多少苏修青年，
沉醉于金钱、地位、老婆，
战斗在山村里的我们，
字典上写着：革命，人民，祖国！

多少次修田移山填整，
多少次送粮翻岭过河，

多少次风里攀越山坡，
多少次雨中背枪巡逻。
锄把扁担炼筋骨，
大风大雪铸性格。
山里的泉水甜心窝，
山里的油灯连着五洲灯火。

怕什么？怕吃苦，
就不能战胜千里沙漠；
怕什么？怕风险，
就不能汇入汪洋碧波！
我们是高耸入云的山峰，
我们是巍然挺拔的红松，
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钢呵，
用闪光的青春谱一曲高歌！

边 寨 喜 讯

欧 来 龙

傣族竹楼的中央，
紧扎着白色的幕布和喇叭。
竹楼的四周，
升腾起绚丽的晚霞。

明亮的光柱射向幕布，
多少人的耳朵想贴向喇叭，
傣语译制的录音带啊，
把又一个喜讯送向傣家！

年迈的米涛^①笑眯了眼，
仿佛亲人又来到傣家；
幼稚的龙宰^②更觉新奇，
小冬子怎么讲起了傣话。

沉默寡言的伯涛^③猛地站起，
放下水烟筒，打开了话匣：

“傣家能有傣语的电影，
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

赞哈^④在构思一首新的颂歌，
心地象盛开的山茶。
孔雀舞动翠色的翅膀，
凌空翱翔在峻岭平坝。

几百双激动的眼睛，
洒下了晶莹的泪花。
颗颗跳跃的红心呵，
化为飞向中南海的满天彩霞！

①——傣语大妈的称呼

②——傣语男孩的称呼

③——傣语大爹的称呼

④——傣语歌手的称呼



歌唱我们的时代

芦 芒

我们攀登

时代的脚手架，
迎着世纪叱咤风云；
让十月的壮丽霞光，
映照我们
 流着汗水的脸膛。
让漫天飒爽秋风，
 催动点点红叶，
激荡着我们
 年青的心房。

看！

太阳普照，
 征尘滚滚，
 红旗指引，
 铁流浩荡。

望！

天蓝水绿，
 岭头云飘，
 平野如锦，
 江山多娇。……

我们看啊！

成群的大寨英雄，
喝令高山低头，河水改道，
 担土垫沟，你追我赶——
把战天斗地的红旗，
 插遍山山水水，
 风景这边独好。

你听！你听！

十二个青年——
 十二只雄鹰，
向毛主席和党中央，
 倾诉他们扎根农村的心声；
从他们钢铁般誓言中，
 我们看到
 一代新人志比天高。
他们要使千里沙漠，
 ——井架如林，
 绿墙挺立，
要把万里江天，
 ——洒遍春雨，
 长满春苗。……

啊！啊！

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祖国——
东风劲吹，
 红浪滚滚，
 喜报翻飞，
风雷轰鸣——
 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旌旗
 高高飘扬！
我们要大干快上，
 掀起工农业建设的高潮，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
扑开
 自力更生的翅膀，

(下转 12 页)

古炮台·新港湾

李 连 泰

杭州湾的浪涛拍上山脊，把陈山打扮得格外秀丽，山上有古老的炮台昂然屹立，山下有新筑的港湾遥伸海里。

凭千年的苍松作证，这古炮台有中国人的骨气！炮声中，多少侵略者断颅折戟；丧钟里，多少强盗船舷沉海底……。

谁说这炮声已经消匿？如今它仍回荡在咱们耳际，醒着的炮口对准来犯之敌，时刻在告诫：警惕！

谁说这炮台早已废弃？炮台上有咱民兵的枪刺，建设者的红旗；炮台下是咱石化城的咽喉，油港的基地！

经历过世道沧桑，更懂得“今天”的含义：今天，神州属于我们工人阶级；今天，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高擎起“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火红战旗；今天，我们用双手为本阶级的历史创建丰功伟迹！

我们把山峦当作基石，向大海舒展钢铁的巨臂；我们在山坳竖起油罐，向高空挺起威武的身体；我们用浪花织成地毯、用山脊筑成石级，去迎接国产万吨轮上的亲人，把“大庆”的原油请进石化城的主机。这一切，我们按分秒计算，对汗水，我们毫不吝惜！

山涧溪声何足羨，听，油管滔滔，大庆凯歌响万里；钱塘大潮何足奇，看，码头隆隆，巨轮压得潮头低。站在炮台望港湾，多少话儿涌心际；陈山巅上看未来，神州万里展红旗。

海 港

金 兮 敏

我看见你的容貌：汗涔涔的脸上，永远笼罩着阳光——

瞧！巨轮翻卷着泥土般的波浪，起重机扬起胳膊，运输车往返奔忙，热潮掀起了浦江的衣襟，码头敞开了宽阔的胸膛。

我听见你的声音：不喜欢宁静，却喜欢歌唱——

人声鼎沸，迈着齐整的脚步。机器喧笑，唱着动人的战歌。卸下了座座矿山，装

上了囤囤粮仓。吊杆向我挥手，汽笛向我呼喊；土地在翘首，钢厂在渴望……

大庆的旗帜，飘扬在码头工人心房。到处有胜利的捷报，到处是充溢的春光……

呵，海港！工人阶级赋予你青春的活力，你才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每当黎明，桅樯如林，朝霞尽染，你又挂起千万张彩帆，带着我们的理想，驶向共产主义前方。



《一代新人》大合唱歌词选

闻 戈 豪

碱地红花

(女声领唱、女声合唱)

(领)秋风爽，雁成行，
穿云归来问海浪：
哪里是往年的荒海滩，
哪里是做窝的芦苇荡？

(合)“哎，
白花花的已不是盐碱，
是棉田一望无际；
青葱葱的已不是芦苇，
是稻浪随风摇曳。
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
碱地红花香万里。
这里是人民公社新生的土地，
这里是当代愚公创造的奇迹。”

(领)秋风爽，雁成行，
低回盘旋问海浪：
贫下中农哪来这无穷力量，
叫茫茫荒滩变了样？

(合)“哎，

心中有了指路的明灯，
披荆斩棘大干社会主义；
心中有了宏伟的远景，
手下山河日新月异。
贫下中农不信“天命”干革命，
大寨春色播万里。
这里是人民公社新生的土地，
这里是当代愚公创造的奇迹。”

(领、合)大雁啊，高飞！
大海啊，欢唱！
赞美当代愚公革命的志气，
赞美公社前程无比壮丽！

小 闯 将

(童声领唱、童声〔或女声〕合唱)

(领)风暴里飞翔，
斗争中成长，
我们是小海燕，
我们是小闯将。

(合)敢于反潮流，
人小志气壮，
不信“神童”和“天才”，





不做“小绵羊”。

风里浪里接班来，
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
向前闯，向前闯！

(领)党给我翅膀，
党指引方向，
我们是小海燕，
我们是小闯将。

(合)从小学马列，
工农作榜样，
要做党的好孩子，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风里浪里接班来，
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
向前闯，向前闯！

站在哨所唱颂歌 (外一首)

石 祥 刘 薇

哨所门前一条河，
日夜巡逻河边过，
波涛为我弹琴弦，
浪花伴我唱颂歌。
啊！边疆的河，祖国的河，
源头来自中南海，
流水闪着金水河的波。
我是中南海里水一滴，
我是边防线上松一棵，
扎根边疆紧握枪，
党的雨露哺育我。

哨所后面山一座，
站岗放哨山上过，
山花为我绽笑容，

百鸟伴我唱颂歌。
啊！边疆的山，祖国的山，
山峰紧靠天安门，
小路连着宽阔的长安街。
我守卫着祖国千座山，
我守卫着祖国万条河，
肩负重任心向党，
百倍警惕保祖国。

战士和民兵手挽手

战士和民兵手挽手，
一对革命好战友，
祖国的两扇铁大门，





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只钢拳头。

—

泉水边一起学理论，
 地头上一共狠批修，
 烈日下劳动同耕耘，
 风雨里巡逻齐战斗。
 心往一处想，
 汗往一起流，
 备战备荒齐跃进，
 革命生产争上游。

二

操场上一起练刀枪，

农田里一起夺丰收。
 大树下同忆阶级苦，
 小河旁共诉民族仇。
 劲往一处使，
 路往一起走，
 在毛主席统率下团结紧，
 并肩向前雄赳赳。

战士和民兵手挽手，
 一对革命好战友，
 祖国的两扇铁大门，
 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只钢拳头。

我爱这沸腾的工地

张 东 方

在辽阔的东海之滨，
 有一片红霞无比绚丽，
 啊！那不是绚丽的红霞，
 是一个宏伟工程正在兴起。
 你看那一面面红旗迎风展，
 你看那一座座炼塔耸云际，
 铁桥飞大江，海滩筑长堤，
 焊花遍地开，烟囱如林立。
 千军万马大会战，
 劈风斩浪夺胜利。
 啊！
 大千快上的捷报日夜频传，
 我爱这沸腾的工地！

在祖国的万里江山，
 有多少奇景无比壮丽，
 啊！那许多壮丽的奇景，
 是无数工业基地正在建立。
 你看那一排排厂房迎朝阳，
 你看那一辆辆吊车举铁臂，
 高炉喷彩云，井架飘油香，
 火车穿山崖，巨轮鸣汽笛。
 党绘蓝图学大庆，
 “铁人”辈出创奇迹。
 啊！
 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
 我爱这沸腾的工地！



儿歌 (六首)

曹杨路第四小学

红小兵 郑荣华



两手紧握牢

锣鼓声，咚咚敲，
黑人叔叔到我校。
指着墙上诗和画，
拇指一翘满脸笑。
我送叔叔一幅画，
画上两手紧握牢。
第三世界团结紧，
气死苏修、美国佬。

读报

报纸拿在手，
领巾胸前飘，
三步奔进屋，
就把奶奶叫。

奶奶床旁坐，
我就来读报。
又有新国家，
和咱结邦交……

奶奶听了后，
笑弯白眉毛：
“朋友遍天下，
社会主义好！”



大红枣

我有一个好姐姐，
上山下乡去延安。
捎回一包大红枣，
打开一看心里欢。
大红枣，圆又圆，
尝一尝，蜜蜜甜。
枣子为啥这样甜？
“因为长在延河边。
太阳光辉照枣园，
照红枣儿脸蛋蛋；
延河清泉喂枣树，
喂得枣儿甜又甜。”
看了姐姐信，
更觉心头暖。
长吧，长吧，快长吧！
上山下乡我接班。

大轮船，高又高，
唱新歌，穿新袍。
狂风恶浪他不怕，
风口浪尖红旗飘。
工人叔叔有志气，
远洋巨轮自己造。

远洋巨轮自己造

相会订在金水桥

节日到，出墙报，
画只海鸥穿风暴。
叫海鸥，快快飞，
捎个信儿去宝岛。
告诉台湾小朋友，
我们思念小同胞。
祖国一定要统一，
相会就在金水桥。

弟弟有只“宝贝”箱

弟弟有只“宝贝”箱，
装着铁弹、破手枪。
我要打开看一看，
总是抱着不肯放。
幼儿园里回到家，
今天他呀变了样。
打开那只“宝贝”箱，
铁弹、手枪全递上。
我问弟弟干什么？
他说：“我们阿姨讲，
国家需要很多钢，
你快替我去交上，
送到工厂造钢枪。”
听了此话真高兴，
我把弟弟来夸奖：
“好弟弟，弟弟好，
真和红小兵一个样。
明天我去交废铁，
一定替你全捎上。”



向阳院里新事多

张乐平画
张秋生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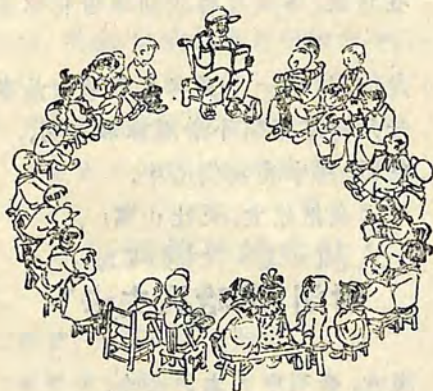
学讲新故事

姐姐对着镜子站，
比比划划真好玩。
一会露笑脸，
一会捏紧拳。
小弟弟，
探进头，
细细听来悄悄看：
“哦，知道了，
姐姐学讲新故事——
《向阳院里斗坏蛋》，
快，我去告诉小伙伴！”



采购员

小伙伴，扶着篮，
穿门访户忙得欢，
这家买米面，
那家送油盐，
楼上大娘腿不便，
给她捎上针和线……
奶奶夸，
大娘赞：
“向阳院里新事多，
咱们有了‘采购员’。”



辅导员

李大伯，在钢厂，
手挥钢钎战热浪，
争分又夺秒，
献出千炉钢。
下班赶到向阳院，
身上还穿旧工装，
手捧马列书，
辅导学习忙，
关心下一代，
传播好思想，
句句话，象春风，
吹得幼苗茁壮长。
大伙夸，
李大伯，
“下班没有下战场，
不在炉旁也炼‘钢’。”

出专栏

爷爷端凳子，
奶奶刷浆糊，
红小兵们抢着忙，
赶出专栏评《水浒》。

那边诗和画——
“宋江、林彪是一伙，
历史教训要记住。”
署名是——
小兰、小宝和小虎。

这边贴文章——
“批判宋江投降派，
革命路上不停步。”
署名是——
退休工人学习组。

专栏名叫“向阳花”，
贴在新村向阳处，
党发号召它战斗，
阵地虽小火力足。





闪光的日子 (三首)

张 廓

在斯莫尔尼宫前

阿芙乐尔的炮声仍在震响，
大风雪袭击着彼得堡。
列宁同志视察工厂回来，
一边走一边沉沉思考——

资本家的政权虽然被摧毁了，
而旧社会的垃圾亟待清扫；
要组织新的“十字军讨伐”，
共产主义的基础才会坚牢……

“同志，您的通行证——”
猛抬头，他抱歉地一笑，
面前，已是斯莫尔尼宫，
卫兵要检查他的通行执照。

“喂，洛班诺夫，他是列宁呀，
你怎能与他开这样的玩笑！”
“不，他是对的；请检查吧，
——为革命，应当不苟分毫。”

洛班诺夫接过列宁的通行证，
把照片与本人严格对照，
“敬礼，列宁同志，真的是您呀，
对不起，请原谅我没有礼貌！”

“不，感谢您，卫兵同志——
认真坚守岗位，忠诚牢靠。”
说完，他同战士紧紧握了手，
走进斯莫尔尼宫宽阔的甬道。

呵，洛班诺夫站在高高的廊柱下，
光荣与骄傲在他心中燃烧；
革命，把领袖与士兵融为一体，
在这里，等级与特权通通雪化冰消。

是的，这是一个真实又普通的故事，
平凡得甚至用不着雕琢和斧削，
然而，列宁在我们心中，
永远巍然屹立，更比山高！

封闭“苏哈列夫卡”

现在，奉列宁同志的命令，
工人和红军，立即出发——
用乌亮的钢枪、锋利的刺刀，
去封闭污秽的“苏哈列夫卡”。*

不久前，苏维埃在敌人包围中，
这个黑市中心曾是何等繁华——

*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广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是投机商和粮贩的黑市活动中心。一九二〇年，苏维埃工人和红军奉命封闭了这个交易市场。

白天，广场上拥挤着蠕动的人群，
入夜，投机商的耳语声浊浪嘈杂。

来，在交易所的窗口贴上封条，
给黑市大门钉上铁锁铜枷……
“噫，为使资本家再不能卷土重来，
重要的是冲垮人们心上的‘苏哈列夫
卡’！”

——时间，过去了五十五个年头，
列宁的指示闪耀着真理的光华；
今天，工人封闭过的那个广场上，
多少新贵族在一夜间暴发——

看：克里姆林宫天鹅绒的帷幕后，
商人和捐客正在讨价还价；
所谓“国营”的“社会主义”工厂里，
资本，张着吮血的口、吃人的牙……

呵，现在，让我们奉列宁的命令，
——去封闭所有的“苏哈列夫卡”；
只有把旧世界的垃圾清除干净，
才能建起共产主义的宏伟大厦！

莫斯科郊外的车站上

傍晚，莫斯科风雪严寒，
普希金大街，灯光晦暗。
一排海鸥牌轿车呼啸而过，
新贵族们要去匆匆赴宴。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被变卖了，
化作达官贵人们袋里的金钱，
化作宝松涅兹纳豪华的别墅、
楼前的树林、窗外的花园……

变了变了，宝松涅兹纳，
丝毫不象五十多年前——

如今，哪里是日夜繁忙的车站？
哪里是高鸣的汽笛、吞吐的浓烟？

——也是凛冽的严冬的傍晚，
一位打猎的人等候列车进站；
双筒猎枪高撑着雪后的晴空，
牛皮靴敲打着站台上的青砖。

接班的工人从他身边走过，
“唔，同志，请到屋里喝茶取暖。”
呵，他多么象列宁同志呀——
那宽阔的前额、智慧的双眼……

一个小伙子跑进屋里，
仔细地看了墙上的照片，
一模一样，一点也不差，
列宁同志来到我们身边！

这消息就象长了翅膀，
顿时，人们围在列宁跟前；
“喂，请立即调一只火车头来，
这可以节省伟大领袖的时间。”

“为什么要这样照顾我呢？”
他微笑中透出一派庄严；
“在伟大斗争中人人都是战士，
谁也没有理由享受丝毫特权！”

呜——一列货车飞驰而来，
他飞步登车；笛声渐远……
宝松涅兹纳的人们记着这个日子，
怎能不对领袖充满深深的怀念！

呵，莫要看此刻乌云满天，
冰封的土地下有火热的熔岩；
当克里姆林宫再亮起胜利的红星，
革命的叛徒将受到最严厉的审判！

诗歌的韵律与投枪的锋芒

——读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两封信

司徒伟智

一八五九年，当拉萨尔写了五幕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分别写信给他，提出了中肯而严厉的批评。信中提出的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及有关作品反映时代精神的精辟论断，已为今天许多同志所熟知了。值得注意的是，除此而外，两封信还提出了唱词韵律上的问题。马克思对拉萨尔说：“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恩格斯则指出：“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一百多年前两位革命导师不约而同地指出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仍然是富有启发的。

做诗，就是要讲一点韵律。此中原因，在于舍此就会造成读者“读时带来的麻烦”。有的同志往往把韵律看得很神秘，其实不然。鲁迅说最早期的诗歌是原始人抬木头时自然喊出的“杭育杭育”，这“杭育杭育”就是合韵律的——韵律不过就是语言本身的发声规律。正因为是“规律”，所以如果我们的作者违背了它，诗歌不合韵，没节奏，读起来就拗口了、“麻烦”了。

这种“麻烦”，是广大读者的“麻烦”，是广大群众的“麻烦”，因而就不能不予以重视。不克服这种“麻烦”，诗歌怎么能被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提到的流传很广的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

德》以及海涅的诗，都是讲究韵律的。中国古代的许多古诗与民歌，它们的流传并不是靠什么出版机关，而是靠人民群众的“有口皆碑”，这里没有韵律、节奏也是不可想象的。拉萨尔不管群众的“麻烦”，竟振振有词地夸耀自己“常常完全有意识地并以近乎故意的马虎态度破坏韵律的规则”，这种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的孤芳自赏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革命导师的严正批评。我们无产阶级的诗歌是为革命为战斗而写的，它应当比以往一切诗歌更多地克服读者的“麻烦”，以在群众中传播得更深、更广。只图自己写得痛快，不管群众是否便于接受，起码是没有群众观点的表现。

讲韵律，是讲诗歌的形式。当然，离开内容片面地追求形式，是错误的。无产阶级的诗歌应当把革命的政治内容放在第一位。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曾这样批评那些陷在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泥坑里的资产阶级诗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但是，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艺术形式。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过来影响内容。完美的、生动的形式有利于作品内容的充分体现；反之，粗糙的、低劣的形式必然削弱作品的感染力。革命战士要取得对敌斗争的好效果，总是不仅勇于向敌人捅刺刀、掷投枪，而且注意把刺刀、投枪磨得雪亮。诗

歌也是投枪。革命的诗人为了表达深刻正确的政治内容，不也应该注意磨砺它的枪刺，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吗？我们是革命功利主义者。毛主席说：“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做诗，要讲韵律，讲节奏，正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革命宣传效果，更有力地打击敌人。遵循着革命导师的教诲，许多无产阶级诗人都是注意磨砺自己的“枪刺”的。你看鲍狄埃的《国际歌》，之所以能在工人中广泛传唱，就因为它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跟工人群众完全合拍，用列宁的话就叫做用了工人群众的“熟悉的曲调”。我国一九五八年新民歌运动中涌现的许多优秀作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们表达了大跃进的精神，一方面又因为它们顺口、有节奏、大致上押韵，因此流传很广。今天，我们必须继承这个传统，从阶级斗争的高度重视诗歌形式，把自己的“枪刺”擦拭得更锋利！

无产阶级的诗歌，也只有具备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才能有力地剥夺掉反动的没落的诗歌的阵地。这从五四以来的新诗歌运动中是可以看到教训的。当时一部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诗在革命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们在形式上受欧化的影响较多，不注意采取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结果就局限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相反，那些代表旧势力的精巧的旧体诗和黄色小调《毛毛雨》之类，倒四处泛滥。鲁迅痛切地指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

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这里说“挤出”，是深刻的。那即是说，旧诗通过它们精巧的形式已经紧紧盘踞于人们的头脑中了；革命的新诗歌非下一番狠功夫就打不倒它。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化战线上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的斗争，此长彼消，无法调和，说到底也仍然是一场“挤出”与“反挤出”之争。我们的诗歌作者只有在斗争中努力提高，用大量思想内容健康而又具备完美艺术形式的无产阶级诗歌，才能牢牢占领诗坛，而将一切剥削阶级诗歌统统“挤出”去。因此，对诗的形式问题，我们要从同资产阶级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高度去认识。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缺少阶级斗争观念。

讲新诗的韵律，并不是走回头路，照搬旧诗的那一套严密的格律，而应当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出发，进行创造。内容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形式岂能不变？毛主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韵律、格律太严，就会“束缚思想”。因而鲁迅要求新诗只是“押大致相近的韵”，真是精当准确！我们无产阶级的诗歌可以并应当破旧立新，在批判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创造能够充分表现革命内容，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不行。这个问题，要靠实践来解决，靠在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来解决。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文艺方针，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一定能够象革命导师期望的那样把“枪刺”磨砺得快些、更快些！

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下功夫

——学习写诗的一点体会

陈 祖 言

我是个铁路工人，学写诗的时间还是很短的。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是我学写诗过程中的一个难题。我每写一首诗，就算是做了一道答题，但是总做不大好。回顾一下，从这些做错的或是不全对的答题中，倒是可以找出一点教训的。

今年上半年，我们铁路上贯彻中央有关指示精神，面貌改变很快。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动着我，一定要把铁路工人学大庆的战斗精神反映出来！我化了好大功夫写了一首较长的诗，题目就叫《“铁人”的大军》。在形式上我是学一个外国诗人的。比如有一段是这样的：

多少个
支部办公室的灯盏
通夜
把眼睛睁亮？
多少面
突击队的战旗
在机车上
扬起通红的脸庞？
多少张
大千快上的标语
喊出了
激情满腔？
……

写好之后，按照老习惯，我先念给我们

工地上的工人听。他们听我慷慨激昂地朗读了一遍，就议论开了。有的说：“这是写什么呀！我们的支部办公室成了精，长了眼睛啊！”有的则不客气地说：“句子断断续续，听起来疙疙瘩瘩。”一个老工人尖锐地指出：“你是写学大庆，学‘铁人’，‘铁人’是最反对拄着洋拐棍走路的，你的诗为什么这样洋腔洋调呢？”

这样，这首诗“大军”自己就通不过。

开始，我是很苦恼的。为什么内容是好的，自己还化了大力气，结果群众却不能接受呢？后来，我读了一些好的诗作，特别是参加了一些群众赛诗会，对我教育很深。群众欢迎的诗是这样的：一是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二是要有音韵节奏，琅琅上口；三是要生动的群众语言。而这三点正是我这首诗所缺少的。我再一次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比较地明白了，问题就出在形式和内容没有统一。

新诗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我国的古典诗歌是富有韵律和节调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给诗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把诗歌写作过程比作植物成长过程。诗的根是感情，诗的苗是语言，诗

的花是声韵，诗的果实是含义。这个比喻也是不无道理的。写诗就要充满激情，而要表达这种激情，就要用动人的语言、优美的音韵。我们的许多新民歌，由于顺口、有韵、易记、能唱，也就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于是，我就推倒重写。跟那位洋诗人告别后，果然笔头也较流利了。写的时候，写一段，读一段，务求琅琅上口。但语言仍觉得费劲，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向工人老师傅学习。在一次座谈会上，当一位师傅讲自己工班里的一些生动事迹时，另一位师傅插了一句：“‘铁人’、‘铁人’，就要学他一个铁字嘛！”

我思想上觉得豁然开朗。于是上述那一段就重写成这样：

号子催笛鸣，
炉火映旗红。
今日铁道线，
“铁人”如潮涌——
铁的筋骨铁手腕，
建设强国铁了心，
牵着铁龙插翅飞，
万里江山铁打成！

老师傅们看了说：“这倒还有一点我们铁路工人的气概！”

从创作实践中我体会到形式之于内容的重要性。但是，归根结蒂，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要达到毛主席提出的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要求，首先要有革命的内容。具有强烈革命意义和鲜明时代色彩的内容必然要求豪迈的气势、铿锵有力的音韵、尖锐明快的风格和生动朴素的语言。反之，如果内容本身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者空洞无物，也就无所谓形式的完美。

我曾写过一首诗，反映青年从城市来到铁路工地后的成长。开始我从生活中取

了这样一个素材：一个夏天的下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没法施工了，我们就从工地上奔回来。奔到工棚，大家早已浑身淋个湿透。雨水汇成一股股激流从屋檐上冲刷下来。有的青年干脆脱掉外衣，在屋檐下冲洗起来。大家兴高采烈，非常热闹。我当时灵机一动：这不就是一个绝妙的镜头吗？原来在上海怕淋雨，现在干脆让大雨来淋浴，这是个多大的变化！

但是在写诗的时候不知怎么总觉得力不从心。想写乐观精神，却流于油滑；想抒点情，又失之轻巧。是形式问题吗？我就换一种写法，但总是改不好。作品怎么会跟意图有如此之大的距离！

后来，我和大家一起讨论，才觉察到问题在诗的内容：这一素材虽也反映了青年的变化，但是表面的。城市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为具有高度觉悟的铁路工人，这才是本质的变化。所以不能光看到那些热热闹闹的事，而要更多地看到那些不一定引人注目但却较为本质的事。

在一次大“封锁”（即铁路某一区段停止通车，突击铺轨或抢修）中，一个青年不小心划破了手。但他没声张出来，生怕工长知道了会叫他去休息。要知道，在“封锁”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经过精确计算，周密安排的呵！他一直坚持大干到胜利开通。由于出血多，在铁镐柄上留下了血迹。细心的工长在整理工具时发现了镐柄上的血迹，就询问大家。那个青年仍旧没吭声，当然，毕竟还是给他的同伴“揭发”了。

事情虽小，却生动地反映了青年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我以此为素材再重写一首，那柄上带有血迹的铁镐还在眼前晃动，“封锁”时的排镐声还震荡着耳膜，叮咣响的韵律也就自然地跃出笔尖了。

努力战斗化、民族化、群众化

——剪评《朝霞》几首民歌

成 莫 愁

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我很关心《朝霞》刊登的诗歌。特别是读到那些生动活泼、激情奔放、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歌和民歌体新诗，就会情不自禁地随其节奏朗诵起来。有时还将那些主题鲜明、短小精悍的民歌转抄在我们厂里的黑板报上，这些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配合形势，很为工人同志欢迎。

无产阶级的诗歌是催阵的战鼓，是冲锋的军号。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诗歌总是最迅速、最直接地配合，鼓舞着人民团结战斗，去争取胜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街头诗，鼓动诗遍于墙头报栏，朗诵诗、快板诗活跃在街头舞台，为新生事物大叫大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诗歌又织起杀敌批修的火力网，推动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每次运动，都伴随大量充满激情的诗歌涌现。鲁迅曾经说过：“诗歌本是发抒自己的热情的”，正是这种热情——在斗争中产生的阶级热情，又在斗争中激起广大群众的共鸣，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去年第二期上“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这栏诗就是这样。这组诗充满战斗的火药味。“布浪滚滚卷怒潮，银梭飞转刺林彪”，“炉前赶写批判稿，一字一团怒火烧。”如果没有炽烈的阶级感情，没有咬牙的愤恨，是写不出这样火辣辣的诗句的！总的说来，这组诗感情虽较饱满，但给人的

印象却不深，看后不久也就淡忘了。

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内容与形式结合的问题。

今年第二期在“团结战斗跟着党”这栏里，又发表了一组民歌。作者比较注意民歌的特点，运用民歌的手法，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看后，既受思想教育，也有其艺术感染力，有几首还背得出来。如“批林批孔打冲锋”：

双手捧起批判稿，
好似抱着炸药包。
批林批孔打冲锋，
敢为革命炸碉堡。

既口语，又含蓄，第一、二句“托物取喻”，把“批判稿”比成“炸药包”。最后煞尾用“敢为革命炸碉堡”，直抒感情，立意深刻。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着无数看不见的明碉暗堡。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该有“敢为革命炸碉堡”的战斗精神，扫平征途上的种种障碍，捣毁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虽然批判稿和炸药包之间没有形象的联系，但批判稿和炸药包不是具有同样的威力吗？批判稿也正是思想战线上的炸药包！

再如：“团结胜利跟着党”

千锤锻就一根梁，
万砖砌成一幢房，

各族人民一条心，
团结胜利跟着党。

以民歌的起兴手法“借物发端”，通过常见的生活现象揭示生活的哲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跟党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读了刚健清新，不同一般。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诗歌创作也正是这样。中国诗歌有数千年的优秀传统。远在原始阶段，我们的祖先就在劳动中哼出简单的诗歌韵律。随着历史的发展，诗歌在同音乐结合、又同舞蹈结合中，形式日趋多样化。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弹词、鼓书、民歌、新诗，各具风格。我们学习古典诗歌，正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诗歌这一特殊艺术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的诗歌的发展，使其节奏明快，音韵铿锵，词句凝练，从而加强音乐效果，便于记忆和传唱。

诗歌有韵才能唱，诗体简炼才易记。

我们再看一首写民兵题材的民歌“咱是祖国一堵墙”：

月照枪刺闪银光，
脚下织出警惕网，
千里东海浪涛急，
咱是祖国一堵墙。

这首诗用“江阳”韵押尾，语言凝练，动词“闪”“织”亦平中见新，静中显动。如果试用一般句子来写：“钢枪在明月下闪射银光，我们在东海边巡逻站岗，串串脚印撒开警惕的大网呵，民兵是祖国的一道铁壁铜墙！”诗的语言就显得拖沓，乏力。“诗贵精”，但是目前有些诗歌却很散，只能看不能唱，从而影响了新诗的普及。我们既要反对冷僻生涩的古风陈词，也要讲究具有中国风格的炼词锻句。如样板戏中：“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的浪漫主义色彩；“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的借物抒情；“有私

念，近在咫尺人隔远；立公字，遥距天涯心相连”的对仗运用；“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的概括手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朝霞》上用民歌体写的新诗也较多。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伙讲大课》。这首近于唱词的新诗，通俗口语，节奏跳跃，充满战士的感情，反映了部队批林批孔的一个小镜头。其中每段近尾，都用“嘿，我的同志哥”，回叙原来的章节，加深感情，溶整首诗成统一体。这首诗倘若再进行加工，配上曲子，那一定是一首比较理想的歌词。其实诗歌与歌词之间是不应该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的。我们应该给歌词以诗味，化诗歌为口语。使更多的诗歌长上翅膀，活跃在人民群众中间。

今年第一期上还有首较长的诗：“总指挥——老炮手”是用民歌节奏写的新诗：

巍巍的 | 井架 | 矗云霄，
滚滚的 | 煤流 | 赛春潮，
莫嫌这 | 小小的井口 | 三丈宽，
天下 | 哪一座火山的 | 热量 | 有你高。

这种新诗同民歌结合，节奏感强。用重叠、比喻的手法，也较宜于表现复杂、细腻的感情。井架是“巍巍的”，煤流是“滚滚的”，“小小的井口”“火山的热量”，形象具体可见，长短句式虽错落不齐，亦富有音乐性。

当然，诗歌创作也并不排斥那些只能看而不易记的“楼梯式”诗、散文诗等，只要真正写得好，写得深刻，同样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新诗要提倡战斗化、民族化、群众化。只有民族化，才能群众化；只有群众化，才能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希望《朝霞》在诗歌园地里，多刊登些短小精悍的民歌和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歌词、快板（包括相声、对口剧）促进社会主义新诗的发展。

漫谈民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关系

高 义 龙

我国的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它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流派。四十一年前，当文艺界就“探求新形式”问题展开激烈论战时，鲁迅曾指出：“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新诗应当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翻开中国诗歌的历史便可以看到，这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

从“杭育杭育派”谈起

对于民歌和劳动人民的创作，许多资产阶级老爷历来是瞧不起的。一九三四年四月，西崽文人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轻蔑地称这些作品为“杭育杭育文学”。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早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鲁迅的话，不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动阐述了文化的起源，而且对我们理解诗歌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很有启示。

在一切文学形式中，诗歌是最早产生的一种。诗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在人类的集体劳动中，为了劳动的需要产生的。诗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音乐相结合着。

劳动有节奏，要和谐，为劳动服务的诗与音乐就要与它相适应，因此，节奏与和谐便成了诗和音乐的共同特点。“杭育杭育”就是与劳动的节奏相一致的诗的节奏，音乐的节奏。古书上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又说：“诗合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些话，虽不尽确切，但包含着合理的成份，就是指出了歌、诗、乐、舞这几种文艺形式都有抒情性，都以节奏作为表现内容的重要手段。人类总是先有了思维和语言，才有表现思想感情的文艺。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几种艺术形式是混合在一起的。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诗与音乐分了家，各自成为独立的文艺形式。但是，它们之间一直关系十分密切。诗往往要配上曲谱，音乐也往往要填上歌词。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诗必须有音乐性，而为诗谱曲，同时又要考虑到诗本身所包含的音乐因素。

诗的音乐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有规律的音节安排构成鲜明的节奏，二是用有规律的押韵来达到音调的和谐。诗由于以语言做为工具，它的节奏和韵律，就因不同民族语言的语音体系而不同。在汉语的语音体系中，声调（在古代是“平、上、去、入”四声；在现代普通话中是“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是区别于其他语音的主要特点。诗的格律，就是在此基础上对节奏和

押韵作的规范。要把生活中自然形态的语言提炼为诗的语言,以便更集中、更强烈地表达出思想感情,格律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当然,有节奏和押韵——讲格律,并不一定就是诗,如《三字经》、《百家姓》、《汤头歌诀》之类;但是,诗歌却一定要讲格律,这是它区别于其它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古代的诗歌,从“杭育杭育派”起,不论歌、诗、词、曲,尽管对格律的要求各有不同,但毕竟都有格律。这不是什么人的硬性规定,而是从诗歌形成起就具有的规律。

在“杭育杭育派”的时代,诗歌全都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因而也就无所谓民歌与非民歌之分。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特别是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剥削阶级垄断了文化大权,这才有了民歌和文人创作的诗歌之分。毛主席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农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沉默,而是通过口头创作表达了自己的爱与恨,痛苦与希望。作为口头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的民歌,几千年来连绵不绝,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民歌,在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学士们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之辞”,长期受到鄙视轻贱,因此,大量优秀的民歌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湮没。在封建社会里也有些进步的政治家、文学家,则对民歌比较重视。西汉时的著名法家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一二〇年(元狩三年)设立了乐府机构,大规模采集民间歌谣和音乐,集中了多达八百二十九人的专门人员从事整理加工。据《汉书》记载,汉武帝“采诗夜诵”,以“观风俗,知薄厚”,来考察“政教得失”。唐

代有鲜明法家思想的刘禹锡在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吸取了民歌的特点,从诗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革新。他有两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正生动地表现了他在民歌影响下的革新精神。

鲁迅曾经说过:“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

从内容上说,民歌中的一部分作品,虽然也受到封建思想的侵蚀,或者有些色情的成份,但其主流是健康的,表现的题材比较广阔,比较接近生活,其中有不少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倾吐了劳动人民的愤懑和不平。请看葛洪《抱朴子》中录下的一首《桓灵时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首童谣短短四句,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汉朝末年儒家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秀才、孝廉之类的虚伪和无耻。至于劳动人民自身受到的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在民歌中有更多的吐露。且看汉乐府中的一首《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
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
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这首民歌描写的是官吏对老百姓(“义公”)敲诈勒索的画面。为了缴纳这笔赎金,心中凄怆,眼中出血,只得回家卖掉牛犊。这不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血泪控诉吗?

古代一些进步的诗人,由于受到当权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排斥或迫害,比较接近

了人民生活，也能写出一些暴露社会黑暗和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他们往往是从精神上受到了民歌的影响。李白的乐府诗，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明显地继承着乐府民歌的精神；白居易则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在宋代，王安石、王禹偁、陆游、范成大等诗人的许多作品，也不只用了民歌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容上比较接近人民。固然，这些作品仍然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毋庸置疑，它们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主性精华。

从形式上说，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演变，一般都起自民歌。由于民歌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来，因此，它最少受到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总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寻求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内容的形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从“国风”中我们可以看出，四言诗在当时是民歌的主要形式；《楚辞》，则是采用的当时楚国民歌的形式；在汉代，当诗人们正热衷于用四言诗和辞赋的形式写作时，民间诗人们已经创作出了大量的五七言诗；从诗到词，是诗体的一大变革。过去许多学者对于词的起源，争论很大。有的称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有人说词从律绝“变格而来”，更有人远溯至《诗经》。事实上，词，最初作为配合乐调歌唱的一种文学形式，仍然是产生自民间。隋、唐以来，为贵族服务的所谓“清乐”逐渐衰亡，据《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谓“胡夷”曲，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传入的音乐，所谓“里巷之曲”，则是汉族民间的歌曲。曲调的名称，就是词牌的名称（如《菩萨蛮》、《清平乐》等）。这些曲调被文人们采集起来，并模仿原有的歌词填词，就成为词。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说：“里中小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

节，……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宛转”，他的《竹枝词》正是在民歌基础上写出的。自从发现了大批敦煌“鼓子词”以来，词起自民歌更得到了证实。至于由词到曲，宋、金时期发源于民间的“诸宫调”起了重要作用，这也已为人们所熟知了。因此，研究中国诗歌的发展，就不能不研究民歌的发展。没有民歌，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如此漫长的古典诗歌的历史。

从民间来的新诗体到了文人手里后，就发生了变化。鲁迅说过：“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殭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他们为什么把作品写得艰涩难懂呢？“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民间产生的文艺形式被文人弄成殭石，是地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脱离劳动人民，把诗歌当作自我表现的工具，孤芳自赏，就扼杀了诗歌的生命。

当然，易懂本身并不是目的。仅仅从形式上着眼，即使模仿“民歌体”模仿得维妙维肖，也未必是进步的作品。这样，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一下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

我们不妨看一首唐代的《渔父》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张志和写的诗颇有民歌风味，语言也通俗易懂，然而它塑造的是渔民的形

象吗？否，分明是个浪迹江湖的隐士的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自称“烟波钓徒”的作者本人的地主阶级闲情逸致。

正如鲁迅指出的：“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鲁迅这段话，生动地阐述了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诗歌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首先，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其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它有增强或限制内容的表达的作用，同时它本身的发展又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样的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正如同样的内容可以寻求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样。张志和的《渔父》词就说明，在民歌的形式中完全可以塞进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反的思想内容。

诗歌中，内容和形式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突破还是维护严格的格律这个问题上。在文学史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诗歌作品的美全在声韵、格律，因此把审音创调、雕章琢句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从齐梁时代的“永明体”，唐初的“上官体”、宋代的“花间体”、“西昆体”，到明代“吴江派”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鼓吹这种主张；一种则认为必须打破格律的束缚，一切从内容出发。李白反对六朝以来的绮丽诗风，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赵翼称“李白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胜”，是很恰当的。明代的汤显祖，甚至提出“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的激烈主张。

对这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具体分析。

列宁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

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一切事物的发展无不受这条辩证法普遍规律的支配。音韵格律本来不是哪个人的发明，而是对包括民歌在内的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有助于诗歌形式的发展。六朝时期的沈约写了《四声论》，分析了汉语发音的特点，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字分四声之说，这显然对五言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又提出“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把声律在诗歌中的功能夸大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完全抛开内容，结果又助长了两晋以来的淫靡华艳的颓风。认识曲线中的一个片断被变成直线，就把人们引到形式主义的泥坑里。毛主席指出：“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在诗歌方面，这个矛盾的表现之一就在于对声韵格律的片面追求。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主张打破格律束缚的人，也并不是完全不要格律，他们打破的，只是束缚内容的僵死的清规戒律。汤显祖尽管不怕“拗折天下人嗓子”，但只要看看《牡丹亭》便可知道，他并不是不懂曲律，而是不愿变成音韵格律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破僵化柔靡的风气、开创一代新诗风方面，民歌往往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东汉末年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诗歌方面的革新，就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刚劲风格，包括着得力于民歌的内容与形式的两方面。唐代，为了扫荡六朝的形式主义诗风，由陈子昂首先举起旗帜而由李白完成的诗歌改革，也是从乐府民歌中吸取了营养；而白居易在晚唐发起的

闽厦纪行杂诗选录

陈 旭 麓

参观厦大鲁迅纪念馆

风狂雨骤赋南征，
小驻厦门察去程。
“心事浩茫连广宇”，
挥毫夜夜作潮声。

参观泉州李贽故居

世代沧桑溯故居，
先生自有不焚书①。
说长道短寻常事，
第一功勋是反儒。

注：①李贽的诗文集为《焚书》《续焚书》，一再遭到明朝政府的禁毁，现在福建注释了这两部书。

登鼓浪屿日光岩

日光岩欲接苍穹，

海市岛群一望中。
“练胆①”至今遗石在，
郑王毕竟是英雄。

注：①日光岩传为郑成功练兵指挥处，岩下有郑成功纪念馆，馆中存“练胆”二字石刻。

谒林祥谦墓

万丈涛头卷大江，
国门悬目看渠亡①。
神州解放首丘②日，
战骨埋来土亦香。

注：①意思是说把眼睛悬挂在祖国的城门上看着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灭亡。

②人死后归葬故乡曰“归正首丘”。林祥谦烈士1923年在武汉牺牲，解放后才归葬福州市郊。

诗歌革新，则直接称之为“新乐府”运动。我们不否认杰出的诗人在文学发展上的贡献，但一代诗风的开创决非个人的力量。一代诗风的开创，也决非是单纯的形式问题，形式上的革新，正是在内容上革新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从形式主义出发，是解决不了诗的形式问题的。正因为诗的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所以，有了新的内容，即使采用旧形式，那也必然有所改变，“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如果内容陈旧，即使采用新形式，也会把新形式“绞死”。我们重视诗的

形式，是着眼于内容，着眼于进步的、革命的内容在群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寻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艰苦的艺术创造过程，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现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诗歌的发展也是如此。为了新诗的发展，我们应该研究民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我们希望以后与大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谱
新
曲



战地新歌
一九五二年八月

朱理存作



朝霞

1975/11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